

罪

巴金著



現 代 文 藝

幽 靈

藝 光 書 店 刊

幽靈目次

幽靈	一
片斷的紀錄	一七
一個人的自述	二七
父女	三九
奔月	五九
妻的藝術	七三
能言樹	一一九

幽靈

巴金

一
我從地上爬了起來，沒有一點創痛，我記不清楚我爲什麼會在地上躺了許久，我的眼睛上好像架了一付眼鏡，一切都擁擠着，搖晃着，

我站在馬路中間，身邊有着些微的血的氣味，左手邊有一個黑影子，是一個人躬着身子
舐在地上的血，

我立定了身子，街市是很熱鬧的，有許多車輛，電車，汽車，黃包車，我和那個人
在路中間，

大的聲音來了又去了，一輛汽車從對面衝過來，我敏捷地躲開了，

我走到了人行道上，我再去馬路中間的那人，他依舊在那裏安閑地舐着，似乎汽車從他的身上駛過去而他却沒有一點損傷，但也沒有人注意到他的這種行動，

我也不覺得奇怪，好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慢慢兒在人叢中走着，許多人在我身邊走過，但沒有一個和我相撞，

我忽然想我應該回家去了，我覺得疲倦和饑餓，我想在家裏一定和往常一樣妻給我煮好

了晚飯等着我回去吃，看天色和聽肚皮我知道時間已經不早了。

我加速了脚步，我覺得我走得很快，但路却永遠是走不盡似的那麼長，燈光和笑語引誘着我，我想在家裏我也有燈光和笑語的，還有妻的安慰，孩子的笑……

街市依舊是熱鬧，天已經完全黑暗了，到處是燈光，店舖裏就像在白天似的光亮，少爺，小姐，太太，姨太太在那裏面進出，笑聲從酒樓中送出來，還有一些女孩子的聲音跟着胡琴調子抖動，一部汽車在大公司遊戲場的門前停住了，

街市雖是很熱鬧，然而我冷，我餓，我要回家，

我認識這些街道，它們離我的家並不是很遠，怎麼我走了許久，還是依舊在這些街道上

一部電車在前面停住了，我知道這一路的電車是駛到什麼地方去的，它會把我送到我住的那一條街，我還是搭電車回家去罷，省得再走這麼長的路，

然而誰把我的腳抓住了，我驚奇地低下頭看，一個人在下面，他半身陷在土中間，他一隻手抓住我的腳，

「你是誰，怎麼在這裏，成了這樣子，」我驚駭地大聲叫起來，預備去拉他，

「我是修造這馬路的工人，」他哭聲回答着，他抬起頭在看我，臉上堆了一些淚水，他

的話還沒有說完，一隻腳就從後面踏過來，正踏在了他的頭上，他只叫出半聲就把頭縮下去了，

的確是一隻人的腳，粉紅色的襪子，瘦小的青色鞋子，頭兒尖尖，後跟兒有那麼高，我生氣地想把那隻腳抓住，但是我一回頭就看不見它了，我自己却坐在馬路邊，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坐下來了，

我納罕地站起來，我又走到行人道上而去，我低頭去找那個修造馬路的工人，我看不見他，我拭了拭眼睛，我依舊看不見他，一定是方纔我頭腦發了昏，

我去搭第二部電車，我又被一個悲慘的叫聲止住了，我低下頭看，一輛別克汽車在我身邊跑過去，一個血淋淋的頭植在地上，叫聲就是從那個頭上發出來的，

我驚惶地抓住旁邊一個紳士叫起來，我要他和我去救助那個受傷的人，我明明抓住他的左膀，我明明對他說了許多話，他却做出完全不覺得我這個人存在的樣子，他昂然地走上汽車的頭等車廂裏去了，我並沒有把手放鬆過，

那個血淋淋的頭却不見了，我想我一定是發狂了，還是早點搭電車回家去罷，況且我冷，我又餓，我的袋裏又沒有錢，但是第三部電車還沒有來，

人是擁擠般的多，今晚就像在過節，

我擠上了第三部電車，搭客很不少，我袋裏沒有一個銅子，那個賣票的向每個人要了票價，却單單放過了我，

車上是很熱的，然而我冷，那許多搭客男的，女的，很高興很起勁地在談話，我一個人是寂寞的，

忽然我聽見一些哭聲，這哭聲透過搭客們的笑語送到我的耳朵裏，我吃驚地把眼睛掉到外面看，

呀，馬路中間，前面後面，盡是人頭，光光的頭頂在那裏擺動，就像風吹動着一個瓜田裏的瓜，我們的電車和別的汽車都在那些頭上駛來駛去的，

哭的不是別個，就是那許多頭，

「你看，」我驚駭地抓住一個瘦臉漢子的手膀說，

這個人簡直不理我，好像我不會對他說過這句話，甚至就好像我不在他的身邊，

「你這人怎麼這樣驕傲，看你這幅神氣也不過是一個洋行小開，好好地和你說話，你却

不理我，」我這樣想，就有些生氣，

外面哭聲更大了，我又抓住另外一個生意人，我告訴他馬路上的景象，我大聲說話，他

却好像聽不見，他反而諂笑地去回答旁邊一個時髦女人的問話，

我生氣地恨恨看了他一眼，罵了他幾句，他依舊當作不看見，不聽見，只顧嘻皮笑臉地去和那個女人講話，

電車上是很擁擠的，那麼多的人，每個人都在爲自己的事情笑樂，他們完全不注意到那馬路中的景象，他們儘管笑語着，安閒地讓那許多人頭在他們的脚下哭泣呻吟，他們一點也看不見，聽不見，

他們都在做夢呀，在這樣的時候還在儘情的笑樂，一點也不去聽那周圍的哭聲，我感到恐怖，我感到寂寞，我恐怕我會發狂，

我終於閉了眼睛，蒙了耳朵，但是不久我就到了應該下車的地方了，

二

我到了家，

我離開家，不過八九個鐘頭，怎麼我就覺得像在外面耽擱了許多天似的，家，多麼可愛啊，這房屋我一定也認得，

後門關着，我喜歡地在門上敲了幾下，沒有應聲，我又重重地槌了幾下，也沒有人來開門，我明明聽見房東的娘姨在裏面說話，我喚她，大聲喚她，她就像耳朵聾了一般，

我着急地捶着門，我又高聲喚着妻的名字，以前我回家來遇着樓下沒有人給我開門時，我就高聲喚妻。她一定會跑下樓來給我開門，

這時候門忽然打開了，開門的是娘姨，她提了水壺出來，她今天變得很不客氣，她不理我，却馬上把門掩上，逕自走了，

我也不管這個，我推開了門匆匆跑上樓，

房門開着，我聽見孩子和妻說話，

快樂幾乎壓倒了我，我跑進房裏，我先喚一聲妻的名字，

妻埋着頭坐在方桌旁邊縫衣服，她一針一針地專心縫着，孩子跪在凳子上面讀着桌上攤開的一本圖書，他平時就常常這樣地度過他的夜晚的光陰，

他們並不抬起頭看我，也不回答我的呼喚，孩子靜夕地在翻閱圖書，妻默默地縫衣服，情形是有些慘淡的，

我很奇怪，平時妻並不是這樣子，她一看見我回家，就會放下任何事情來歡迎我，安慰我，好像我每天到公司辦事情，完全是爲了掙錢養活她和孩子的緣故，但是今天我帶了寒冷和饑餓回家來，她却做出看不見我的樣子，

我走到她的面前，她依舊不抬頭，我又喚她，我又撫摩她的頭，她依舊不抬頭，她完全

不理我，

我便去摩孩子的頭，向孩子問話，孩子却只顧翻閱圖畫，

我便走到妻對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們夫婦兒子三個恰恰坐了方桌的三面，還有一面是緊靠着窗臺的，

我起初沈默着，有些生氣，有些納悶，他們爲什麼要不理我，這緣故我還猜不透，「不要開玩笑罷，我餓了，晚飯想必早弄好了，快拿出來吃，」我陪笑地對妻說，妻停了針線，把頭往我這邊看了看，我想她一定明白我的話了，

但是她癡癡地看了半晌，兩隻眼睛亮亮的，沒有一點驚奇，沒有一點喜悅，她低低嘆了一口氣，却又把頭埋下去了，

她就好像沒有看見我，她裝假真裝得像，但她平時並不是一個會裝假的女人，難道我今天做了什麼得罪她的事，或者她抱怨我今晚不該回來得比平時遲，

「够了，不要再作弄我了，你抱怨我今晚不該回來得很遲嗎，其實現在也不算很遲呢，」我陪笑地對她說，「而且我今天在馬路中間跌了一交，幾乎暈過去了，幸好還沒有被汽車輾死呢，說起來笑話，你看我把頭腦都跌昏了，我會看見馬路中間有許多個人頭在哭，飯弄好了嗎，或者你們已經吃過飯了，那麼快些弄一點給我吃罷，」

妻依舊默默地縫衣服，連頭也不抬起來，

「喂，難道你的耳朵聾了，我說了這麼多的話，你也該答應一聲呢，我今天做過什麼事情得罪了你，使你到現在還生氣，我說我要吃飯，我餓了，」

妻依舊不答應，

「好，還是我自己來弄罷，」我嘆息說，就站起來，「想不到有了老婆在家裏，還得自己料理飲食，」

我不知道她把菜和飯放在什麼地方，小條桌上的一張報紙蓋着一些東西，但我總是揭它不起來，難道是妻賣什麼東西把它黏貼在那上面，

我又走到方桌面前，在方桌上拍了一巴掌，大聲對着妻的臉說，「我要吃飯，快給我去燒，」

妻依舊很鎮靜地做着針線，

「媽媽，爸爸什麼時候回來呢，」孩子忽然闖了書抬頭問妻，
我明明在他們的旁邊，要看她怎樣回答，

「乖兒，我不是給你說過爸爸已經死了嗎，」妻安詳地回答說，聲音却有點悽慘，
死了，孩子的爸爸除了我以外還有誰，我分明活在這裏，她却說我死了，我並沒有死，

「爲什麼人死了就不會回來呢，張家哥哥說過人死了也會回來，他的爸爸也死過一次，」孩子正經地問妻，

妻嘆了一口氣，停了針半晌不說話，然後做出一個苦痛的微笑說，「癡孩子，張家哥哥騙你的，你的爸爸是不會回來了，要是他回來我們也不會成這樣子，」她伸手去摩他的頭，「你還餓嗎，」

「我不餓，」孩子搖頭說，抓住她的那隻手，

我分明地站在她的面前，她還說我不會回來，我死了，我有點驚恐地問自己，不，沒有，的事，我明明活着，

「媽媽。」孩子依然不滿足地發問，「爲什麼人死了就不會回來呢，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像爸爸那樣的人，他那樣愛我們，他捨得拋下我們不回來嗎，」

妻不答話，她把眼睛望着電燈，亮的淚珠沿着她的臉頰流將下來，

「媽媽，爲什麼張家哥哥，李家姐姐，他們都有爸爸，他們的爸爸常常給他們做新衣服穿，買好點心吃，我的爸爸就該死呢，你知道爸爸在什麼地方，我們去找他回來，」

「媽媽，房東太太今晚還來嗎，她那麼凶，我真怕她，媽媽，你就把房錢給她罷，免得她再來鬧，我真怕她，她真討厭，她還罵你，爸爸却不來幫我們，」

「你的爸爸——永遠不會回來了……」她迸出了這哭聲就把頭俯在桌上低聲抽泣起來，我站在她的面前，我撫摩着她的柔軟的頭髮，我埋下頭低低在她的耳旁說，「我回來了，我沒有死，你看，我分明站在這裏，在你的面前，你不要哭，」

我忘了饑餓，忘了一切，我只記着我沒有死，我被妻的眼淚，妻的話和孩子的話所感動，他們的話是很平凡的，而我也就是一個平凡的人，一個平凡的丈夫和父親，我的眼淚沿着臉頰流下來，我自己覺得，我想我的眼淚會落到她的頭上，

孩兒從凳上跳下來，走到妻面前，拉她的手勸她不要哭，但妻還在低聲抽泣，而且口裏唸着一個人的名字，這就是我，

我忽然覺得心痛，失望鑽進了我的心，我不能夠給她幫一點忙，我這樣撫慰她，她一點也不覺得，原來我死了，我盡力答應她的呼喚，她却絲毫也聽不見，

我真的就死了嗎，爲什麼我還站在這裏，爲什麼我的心還知道愛人，

我急得流出眼淚，我覺得淚珠沿着面頰流下來，但我看不見，這是無形的，

「我在這裏呀，我沒有死，我就站在你的面前呀，你伸手就可以摸着我的身子，」我用力大聲叫喊，

妻默默抬起頭拭了眼睛，安慰了孩子兩三句話，就拿起衣服繼續縫起來，她時時還在嘆

氣，她完全不覺得我在她的面前，

我死了，我一定死了，我說話他們聽不見，我站在這裏他們看不見，我流着無形之淚，我……

我絕望地走到床邊，就疲倦地躺下去，再也爬不起來，

「趙師母，請你下來……」房東太太在樓下尖聲叫，

妻應了一聲，略一躊躇就放下衣服下樓去了，剩下孩子在房裏，他依舊靜々地翻閱他的圖畫書，

樓下起了尖聲的談話，後來似乎有些爭吵，但我聽不清楚，我想下去，我又掙不起來，過了好一會兒，妻上來了，生氣的樣子，喘着氣，臉上帶着淚痕，

她不說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又拿起衣服在縫，但一面縫，一面又忍不住抽泣幾聲，孩子問她話，她也不理，孩子又問，她却生氣地罵，「你不要管我，」

孩子不作聲了，她似乎專心翻閱圖畫書，却時時暗地偷看她的動作，屋子裏很沉悶，只聽見她的抽泣聲，

房東太太進來了，這個老不要臉的女人，年紀至少在四十以上了，嘴唇還塗得那樣紅，打扮得像二十歲的姑娘，只是那聲音却像老鴉叫，再也沒法改變過，

這個老東西自然也看不見我，她扭着身子到妻對面的椅子上，一屁股坐下去，

「哼，哼，你還這樣癡心，那個死了的窮鬼你還想他做什麼，他活着也沒有給你安逸日子過，你難道還想給他守節，他留了什麼東西給你，你娘兒以後拿什麼東西來吃，我勸你聰明點——」

這不要臉的老東西，她罵我，她勸我的妻，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一定要起來去給她兩記耳光，

然而我倒在床上，不能夠起來，我掙扎，也沒有用，

「你給我滾下去，你這些壞話不要拿來污我的耳朵，」妻氣得臉通紅，放下衣服大聲對房東太太說，「我癡心，是我自己情願，」

「你情願，但是兩個月房錢爲什麼付不出來。你付給我，我馬上就下去，」

「你下去，我明天就付給你，你現在就下去，讓我清靜一會兒，」

「哼，明天，我已經聽見你說過幾十個明天了，還看不見你拿出錢來，」房東太太冷笑起來，我恨她，我心裏很着急，當初爲什麼不睜開眼睛，却胡亂租了她的房子來住，我開始在床上罵她，但我的聲音是她聽不見的，

「明天一定拿錢給你，你現在只管給我走，」妻依舊生氣地說，

「哼，你明明拿不出錢。何苦說大話。我曉得你今晚上連飯也沒有燒，就只買了幾個大餅給你兒子吃，哼，我看你這樣硬下去怎麼行，你難道就讓你兒子和兩個餓死嗎，只要你肯答應人家，你們的衣服飲食都有了，我的房錢也有了，你的年紀也不輕了，要和姑娘比也難比上，好容易人家看上了你，你還要搭架子。說什麼替你那窮死鬼守節……我問你究竟答應不答應家人，總之我明天要我的房錢，我勸你還是聰明些，不然莫怪我明天不客氣，……」

我的心痛着，我可憐我的妻，我恨我自己，窮死鬼，她當我的面罵我，我不能够回答她。她侮辱我的妻，折磨妻，我不能够趕走她，

「我在這裏，我就在這個房間裏，不要答應她，她是個引誘人的壞東西，我並沒有死，你叫她滾出去罷，不要聽她的話，我會養活你們母子的，我不是已經養活你們這許多年了嗎，叫她滾出去呀，」

但是我記起了妻今晚沒有燒晚飯的事情，……

「好，我明天給你回信吧，」妻低下頭過了片刻忽然低聲這樣說，聲音有些顫抖，連耳根也紅了，

我覺得我的心也冷了，明天……我想，

「那麼，你答應我了，」那個老婦人高興地說，對她做了個諂笑，

妻低低應了一聲，過後又紅看臉哀求似地說，「請你讓我寧靜一會兒罷，你已經把我纏够了，」她說完就站起來在房裏走了一轉，便伏倒在床上，恰恰睡在我的旁邊，

「哈哈，我去了，只要你答應，我什麼事都可以依你，」她又露一個媚笑便扭出房門下樓去了，

我絕望地低低哭起來，無形之淚，無聲之哭，

「你真的答應她嗎，你真的不要我了嗎，我，我是多麼愛你啊，我就在你的身邊，你怎麼看不見，」我悲痛地撫她的肩頭，在她的耳邊悲聲哀求着，我的眼淚也流出來了，

妻伏在床上低聲哭着，她喚我的名字，過後又說，「××，要是你看見我今夜的情形你恐怕也會傷心罷，你爲什麼要拋下我們母子呢，要是你還在，我也不會到這樣地步，」

「不要答應她罷，我就在你的身邊，」我又一次哀求說，天呀，我有什麼方法可以使她聽見我的話，知道我就在她的身邊呀，

孩子走到床前來安慰妻，妻握着孩子的手，我連孩子也比不上，

過了一會兒，妻忽然自語似地說，「我不能忍耐下去了，爲了這孩子的緣故，我只有答應她了，」

妻說這話就好像在回答我的哀求，這一段話就把我的希望完全打消了，

妻決定了，總是有理由的，我愛她有什麼用呢，我已經死了，我不能夠幫助她，不能夠養活她，我甚至不能夠使她看見我的身子，聽見我的話語，

我想我應該走了，這裏已經不是我的家，沒有我住的地方了，我留在這裏得不到一點安慰，在這裏我看見妻的眼淚，而妻却看不見我的眼淚，

去罷，在這個世界裏已經沒有我的地方了，還是我自己走開不來妨害別人的幸福，這樣一想，我陡然從床上起來站到屋子中央了，

我留戀地用告別的眼光看了房裏的陳設，這是我死後的第一次也是未一次，我才發現陳設是這麼簡單，許多東西已經不見了，我記起了那個老婦人方才的說話，妻今晚連晚飯也沒有燒，

我在房裏癡癡地立了許久，

妻和孩子躺在床上相抱地睡熟了，

我走到床前，把他們的可愛的睡臉看了一些時候，我的眼淚向着他們的面頰流下去了，但是幽靈的眼淚是無形之淚呵，……

我自己槌着胸膛，我哭起來，但是幽靈的哭是無聲之哭啊……

但是那心痛，幽靈的心也一樣知道痛楚啊……

幽 靈

一六

我俯下頭吻了他們兩個的面頰，不怕會驚動她們，
於是我低着頭吞着無形之淚，靜悄悄地走了，
我不知道我應該走向什麼地方去，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夜

片斷的紀錄

巴金

一

纔十點半鐘，爲什麼四周就是這樣地靜，卓子上放着一隻表，我在夜間寫文章的時候，手邊總要放一隻表，我並不想知道時間的早遲，我却想聽見一點聲音，那怕是單調的也好，不然我說不定會疑心自己已經死了，

像我這樣的人會成爲所謂著作家，這事情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若論我的才分，我的性情，我的修養，我都不配做一個著作家，我是深知道自己的，我是個極平凡的人，我本應該找個安分守己的事情來做，然而不知道怎樣，我開始寫了文章，我寫文章好像是順從一種衝動，我常常是不由自己地拿起筆寫，寫完就彷彿從一個噩夢中醒過來似的，覺得心上的重壓去掉了，身子輕鬆了許多，這時候我纔感到片刻的心的安靜，

但這樣的安靜並不會繼續到多久，一篇文章剛送出去，第二篇又不得不開始寫了，好像那個推動我的力量就沒有一個時候肯把我放鬆過，我疲倦，但我却不能休息，好幾次我忍不住要發出一聲叫喊，饒了我罷，然而我並不會被饒恕過，

寫作漸漸變成了一種懲罰，一種苦刑，可是我的作品却一天天多了起來，起初看見一本

新書出版，我自己也感到一種快樂，可是後來連這快樂也慢慢地消失了，有時候我甚至會憎厭我自己寫過的東西。

我常常希望我能够忘掉我自己寫的書，然而事實上却做不到，我只要在書桌前面坐下來，一提起筆，我就看見那許多書本堆在我面前，不，牠們是堆在我的心上的，牠們重重地壓着我的心，使我有時候甚至透不過氣來，我說我要自由，然而我却摔不開這些黑影，

於是我憐憫我自己，詛咒我自己，我只希望着我能够永遠不提筆寫一個字，

二

我又在書桌前面坐下了，我提起筆來，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個臉龐，我知道這是我自己的，另一個我坐在對面來看我寫字，我寫了一行，兩行，……一頁，兩頁，我放下筆，抬起頭看對面，另一個我正在用檢查的眼光望我，我自己在探索我的心，我變成了兩個，而且成了兩個彼此不肯放鬆的人，

我在那一個臉上看出了輕視，癡笑，責備，有時候我忍不住就羞愧地把頭埋在書桌上，我怕看那另一個我，我怕看我自己，

「你爲什麼就不能够打破那矛盾，你爲什麼甘願做一個懦弱的人，」我常常聽見另一個我在責備寫文章的我，我對這責備不敢發出一聲怨言，我的確是一個充滿着矛盾的人，

我好幾次想不再提筆了，我說我要消除那個矛盾，自然我的矛盾很多，那却是較大的一個，譬如前年年底我去日本，那時候我的確抱了擱筆的決心，然而我剛剛到了那裏，我的決心就動搖了，後來甚至在極不方便的情形下面，我也偷偷地寫了「神」、「鬼」、「長生塔」這三個短篇和一些散文，這不是爲着想得稿費，因爲我那時又另有一個決心，我在日本寫的文章，自己不用一文稿費，這決心是做到了的，我在一個地方說道，我那時寫文章爲的是排遣寂寞，這當然有道理，但是另外還有原因，這原因要深得多，然而我却不能夠明確地說出來，

總之，到了日本我雖然忙着讀書，却也不會擱筆，從日本回來我也還不得不時時拿起筆寫點東西，我最近說過我發明了「擱筆」兩個字來敷衍各位編輯，其實這話也不正確，我自己的確熱誠地希望着我能够擱筆，然而同時我自己又時時逼着我來提起筆，

這心的激鬥是長久的，而且苦痛的，我好比站在十字路口，倘使我再強健一點，我便會毅然地選了一條路走，或者拋棄文學，或者死抱住文學，然而我兩樣都做不到，結果一定會在夾攻中毀了我自己，

三

我記得十五六歲的時候，我在成都加入了一個青年學生組織的團體，那團體出了一種刊

物，我的新朋友要我寫文章，我當時就惶恐地想道，像我這樣低能的人怎麼能夠寫文章呢，我從來沒有起過寫文章的念頭，

這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然而到現在我還能夠了解那心情，我甚至願意年光倒流，回頭去過那時的生活，我覺得那時候我是沒有矛盾的，我或者在大街上散傳單，或者在商場樓上跟朋友們一道抬雜誌社的鋪板，或者做別的事情，那些日子裏我覺得十分快活，我只有一个希望，謙遜地犧牲自己，不要人知道我的姓名，知道我的一切，我心中只抱着朋友們的友情和一個對人類的空泛的愛，一本小冊子就是我們的福音，一句話就可以叫我們犧牲性命，現在有許多朋友說我有着過多的熱情，却不知道那時候我的熱情更多，我那時候的確抱着告青年，抱着夜未央和那本戲裏的人物一起哭笑過，那時候我的熱情是不斷地向外放散的，我做一件事，說一句話，哭一聲，叫一聲，我走的路總是直線的，那時候我的確幸福，

後來我寫了文章，當時的環境還允許我自由地說話，所以我的第一篇文章的題目就十分雜亂，以後我還寫了介紹新文藝的論文，自然免不了抄書，不過那時完全沒有表顯自己的意思，只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點東西，讓別人也知道，我忘却了我的幼稚，我的低能，就這樣被我的信仰鼓舞着開始做了我沒有力量來做得好的事情，以後繼續寫着文章，不過那時我依然走着直線的路，我隨處散發我的熱情，我沒有矛盾，沒有痛苦，

然而現在情形却不同了，因為在幾年前我開始寫了小說，也許換個漂亮名辭來說是開始了我的文學生涯，從那時起我就有了矛盾，這十幾年來我的信仰並沒有改變過（也許像巴羅哈的朋友對巴羅哈說的，是「沒有進步」）可是我走的路却變成曲線的了，我停止了發散熱情，却把牠們向內貯藏起來，愈積愈多，就成了現在的這樣子，有人說熱情是一把火，我便說我是一座火山，一座雪下的火山，我貯蓄了那麼多的熱情，我害怕會有一個大爆發，

有些朋友爲着這個替我耽心，他們却不知道我已經找到了一個消磨熱情的東西，那是心的激鬥，那是矛盾，我努力來消除那矛盾，我在心裏整天地爭鬥着，然而結果矛盾依然原樣地存在，這可以說我自己熬煎自己，

我爲了寫小說曾經受過幾個朋友的責備，最近還有一個青年朋友表示過，我不該把時間消費在文章上面，他並不會直接寫信給我，他寫給我的另一個朋友，而那朋友却把信在他們的一份小刊物上面發表了，我感謝那個年青朋友，我把那刊物讀了好幾遍，那刊物我每期都非常熱愛地讀過，我甚至在那些平常的字句間看出了深的友情和信仰，並且我看出了十多年前我的面影來，這時候我好像受到一次祝福，但過後我又感到一陣絕望，我彷彿是一隻折了翅膀的老鷹，我不能夠再在廣闊的天空裏飛翔了，我的這絕望只有我自己知道，

四

我說過要默沈，我說過要拋棄寫作生活，我沒有做到，這是我的弱點，這是不幸，朋友們爲這個責備我，我只有低着頭承受，

然而另一些朋友却又怪我不該沈默，我還接過好些信件，譬如最近幾個沒有署名的青年讀者來信就說，「我們知道你近來是沈默了，但你爲什麼要沈默呢，我們想也許是社會環境對你不好吧，但是你爲什麼要做一個順從環境像覺新那樣的人而沈默着呢，你爲什麼不做一個像覺慧那樣的人和社會奮鬥着繼續創作呢，……我們熱烈地望你的作品繼續出現，我們不要你再沈默了，」

對於這樣的信，我怎樣能够回答好，我果然是順從環境嗎，我有着不少愛我的朋友，我差不多是靠着友情生活，然而當我徬徨在這樣的十字路口的時候，我却找不到一個人來給我幫忙了，我自己知道我應該拋棄文學，但是我的感情和環境又抓住我，我的理智不甘心這個又要反抗，我這時正需要人鼓舞我毫不顧惜地把寫作生活拋棄，正需要人來贊助我保守沈默，要這樣我纔能够保持我的心境的和平，然而別人却不要我沈默，我的另一個自己却因此而得勢了，

人是一個複雜的東西，唯其我活了這許多年，所以我和初生的孩子不同，過去的生活一直到現在，我不能够一下子就把那過去的陰影完全從肩頭摔掉因爲我不是一個強健的人，

我開始感到了一件新的事情，我的心情改變了，我對於寫作的信心和勇氣漸漸地失了去，我得承認寫作生活的確給過我大的滿足的，有一個時候我瘋狂地寫了不少的文章，那時我感到滿足，感到快樂，那時我還相信文字的力量，

然而如今情形完全改變了，寫作的事不再能使我滿足了，我甚至寫出「文字是消磨生命和精力的東西」的話，我已經不能承認文字有什麼力量了，

我觀察生活，我研究歷史，我看遍了過去和現在的人民的鬥爭，我看出來在那些鬥爭裏文字的力量（換句話說文字沒有什麼力量，）而且我明白在那時候「純粹的」文人所盡的任務是何等地小，在貴族爵部裏做食客，在貴婦人的沙龍裏做裝飾品，給當權者歌功頌德——這些倒是一「純粹的」文人的拿手好感，現在文科學生都知道說但丁，莎士比亞，歌德等等如何偉大，然而，對於那幾位文豪我却沒有好感，過去的文人我比較喜歡的倒是託爾斯泰，杜思退益夫斯基，阿志跋綏未幾個，這幾個人據新近一位本國批評家「嚴格地說」來，並不是一「純粹的」作家，「但我覺得他們在做人的方面却比但丁，莎士比亞一類的文豪可愛得多，這似乎是題外的話，其實並不是，譬如說但丁罷，他可以把他的政敵都送進地獄，他可以請他所愛的女人引他進天堂，我却不能夠，這一類的事情我沒有勇氣做，所以在「私的」(Personal)方面我不能夠從寫作上得到滿足，在「公的」(Public)方面我又見見文章和現

實相比，就等於拿一個雞蛋去碰石頭，一番動人的演說可以使激動着的羣衆馬上做出一點事情，一篇文章只可以短時地感動人，但不久就會被人忘記，不純粹的作家的作品，自然經過一個短時期便歸於消滅，但是純粹的作家的不朽的名著過幾百年或一兩千年也會變做藏書家的所謂珍本，而成爲風雅紳商的沽名釣譽之工具了，

做一個純粹的作家大概可以從文章上得到滿足的，所以日本的文豪久米正雄和松岡讓這兩個情敵就拿小說做過武器再來一次情場的戰鬥，久米也許要把他在生活裏失去的東西在小說裏找回來，當然在這方面他佔着優勝，他得到了許多讀者的同情，別的一些日本的「巨匠」也做過這一類的事，然而真的事實就被這些「巨匠」的筆抹煞了，因爲做他們的對手的常常是些柔弱的女子

文人的筆有時候很能夠現出種種的花樣，倘使要從文章上認識一個人，就會常常被騙，青年人容易相信別人，所以更容易受騙，我自己也就受過騙，我自己也曾把文章和人拿來比較過，自然我也見過人比文章好的，但我却看見更多的人在文章裏是一個面目，在生活裏又是一個面目，有的人文章寫得很漂亮，做起事來却卑鄙齷齪，但這個外面的人是不會知道的，現在我們有了不少的青年的導師，然而真正配得上領導青年的究竟有幾個，文章常常成了騙人的東西了，

我去年在日本寫過一篇題作「文人」的短文，這篇東西，經過幾個朋友的手却沒有被發表出來，大概是因爲編者怕得罪人的緣故罷，那文章恐怕沒有機會發表了，所以我願意把那最後的一段引在這裏，

「……寫到這裏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完，但我却不想說下去了，以前寫文章是暴露別人的醜態，現在却輪着來暴露自己的醜態了，寫這短文並不想替自己辯解，只在證明一件事情，文人的管筆能够把事實歪曲到什麼樣的程度，所以權力階級豢養文人來做工具，給他們歌功頌德，那是再便宜沒有的事情，但可悲的是到現在，還有一些青年真正相信文人是如何高尚的一個東西，還伸起頸子老等着從他們那裏得到些什麼來救拔這個快沈在落深淵裏的人呢，」

我時時在寫文章，我却又時時說文章是騙人的東西，我竟然有着這麼一個大的矛盾，所以我若在這裏說我恨文章，也許會被人把我當作一個喜歡說謊的騙子罷，

我依舊坐在書桌前面，周圍還是死一般的靜寂，我的表停了，外面落着雪，雪花沙沙地響起來，我的脚冷得很，我的手也快凍僵了，我手邊積了七張原稿紙，這幾個晚上就只寫了這一點，我又發了這些牢騷，但是文章究竟有什麼用處，……我沒有勇氣再寫下去了，

幽
靈

二六

一個人的自述

我的面前是海水，沒有顏色，只有白茫茫的一片，天邊有一段山影，但這時差不多淡到看不見了，沉下去的太陽放射着金光，在水面上拖了一段長長的影子，我的眼睛一昏花，就覺得這影了從太陽那裏，一直拖到了我的面前，倘若我乘了這影子去，也許會走到太陽那裏罷，有時也發過這樣的癡想，

我會被堀口君玩笑地稱作一個空想的人，堀口君這時候就站在我後面，他正對着海在禱，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在唸經，

我看見過海的各種面相了，牠發怒的時候，牠微笑的時候，牠甜睡的時候，我都曾靜靜地偷偷在牠上面走過，自然是懷了不同的心情，但像這樣恬靜的海的面相，我却是第一次見到，這時候除了偶爾發生到太陽那裏去的癡想外，我對着海簡直沒有一點別的感覺，

我脚下是一塊突出的岩石，水快要漫上這岩石來了，但沒有一點聲音，水又是那麼清澄，水底的貝殼和沙石都可以分明地看見，

在我後面右邊是浴場，現在却只有一座水榭似的空屋在這裏，表面上像是沉靜的，然而却暗暗地把堀口君的禱告的尾聲響應似地重複叫出來，

堀口君沒有注意，他閉着眼，合着掌虔誠地唸着一些我不懂的句子，他先前拋到海裏的一包食物不知道被冲到什麼地方去了，只有那一張報紙還悠悠地躺在水面上，緩緩地惜別似地往前面流去，也許牠會把這世界的消息帶到太陽那裏去罷，

雖然是在正月，海風吹到臉上也不會叫人覺得冷，却彷彿送了一些新鮮空氣進我的身體裏，這一晌來悶得透不過氣的我頓時覺得暢快起來，倘若不時有我這朋友在旁邊，我也許會大聲唱起什麼歌了，

堀口君在不注意的時候，突然閉了嘴，用感動的聲音對我說「回去罷，」他就急忙轉過身子，快步走了，我也只得望着他走，雖然他還警告似地說，「不要回頭看，看了靈魂會跟着我們回來的，」但我也偷偷地幾次掉過頭去看海面，爲的是我愛看那沉下去的太陽，歸途中的堀口君的嚴肅的面貌使我感到了被壓迫似的不舒服，而他那恐懼般的沉默更引起了我的煩燥，我和他走過了寬廣的馬路，走過了幾條點綴着長春的樹木和精緻的小屋的彎曲的窄巷，我終於不能忍耐地問道，

「你真的相信着靈魂的事情嗎，」

他驚訝地看我一眼，敬畏似地回答道，

「不要說這樣的話呀，我昨晚還分明看見她的，她的靈魂已經來過三次了，上一次我還

不知道她死，果然以後馬上就得到了她的死訊，這次她來，是求我超度她，所以我給她唸了一天經，把她送走了。」

堀口君的臉上依舊帶了交織着嚴肅和敬畏的表情，但這只是表面上的，我知道在這下面還隱藏着什麼。

他並不直捷，當地答覆我的問題，却只是重複說着那些舊話，那些我已經全知道了，都是從他的嘴裏聽來的。

女人的姓名是橫山咲子。我曾見過她幾面，這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我和這朋友都還在早稻田大學裏讀書，我們雖然不是同一個國度的人，我們的姓「張」和「堀口」代表了我們的國籍，但我們仍有許多接近的機會，於是我們成了朋友，

堀口君的清瘦少鬚的面孔表示了他的性格，他是一個溫和到極點的人，我和他同學的三年間沒有看見他發過一回脾氣，他的境遇不很好，家庭間的糾紛很多，父母都不喜歡他，這些都是某一個晚上我們喝了一點酒以後，在牛込區一帶散步時他娓娓地告訴我的，

家在新瀉縣，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我不知道，總之是鄉下罷了，住處是牛込區，原町一家樓上的貸間。三鋪蓆的窄得幾乎叫人轉不過身來的房間，他居然在那裏住了三年，家裏寄來的錢不多，假期內他也不回家去，依舊留在這熱鬧的東京，過他的節儉的生活，

我的思想和他的差得遠，他是個安分守己的人，日蓮宗的佛教是家傳的，他自己並不堅決地相信牠，不過自小就活在那種環境裏，從沒有懷疑過那宗教是什麼樣的東西，也就把牠當作養料般地接近了，

父母來信責罵他，父母的意見永遠是對的，報紙上說了什麼話，也不會有錯，他似乎從不會有過疑惑，但也並不熱烈地主張着，或者向人宣傳，雖然是信仰，却也只是淡淡地信着罷了，誰不會和他相熟時，是不會知道的，

我們是政治經濟科的學生，換句話說，就是每天不得不到教室裏去聽那些正統派的學者論調，我聽久了，也生厭起來，他却老是那樣注意地聽着，但是下課後偶然和他談起什麼來，他又像不會用心聽過講似的，因此試驗的成績並不好，他也不管這個，依舊繼續用功，而第二年的試驗成績也不見好一點，

就是這樣的一個學生，却做了和他性格完全相反的我的朋友了，

「不要老是這麼愚蠢地用功罷，多玩玩也好，」我常常半玩笑地這樣勸他，他自然不肯聽從我的話，但有時也很爲我所窘着，譬如我約他一起到什麼地方去玩，他雖然不願意，也只得默默地陪了我去，我分明知道他的心理，却裝做不知道似的故意和他開玩笑，

第三學年開始以後，他的生活情形就漸漸有點改變了，清瘦的面孔上多了一層夢幻的色

彩，在講室裏也不常做出從前的那種癡樣子，却時常無緣無故地微笑着，但這情形除了我以外恐怕沒有人注意到罷，理由也很簡單，我在班上是最不用功的學生，

我起初爲他的這種改變感到驚奇，過後也就完全明白了，某一個星期日我在上野公園遇見他，我隔着池子喚他，他沒聽見，却只顧往前面走了，他平時幾乎不到公園來，這次還帶了一個穿着和服的年青女子，她的相貌我不曾看清楚，從側面看去，似乎很窈窕，而且剪了髮的，

第二天在課堂裏遇見他，就對他說，「我昨天在上野遇見你了，」

他不說話，吃驚地紅了臉，微微點一下頭，

下課後和他一道走出學校來，終於忍不住問他，「那女子是什麼人，」

我看出他的受窘的樣子，但他並不避開我，却更誠實地回答道，「我的一個遠親的姑娘，也是從新潟縣出來的，」

他看見我現了不滿足的神情，便加了一句，「橫山咲子君是個很可愛的姑娘，」

「啊，原來如此……」

這一天關於橫山咲子君的話到這裏就完結了，過了幾天見着他時却又問，

「喂咲子君怎樣了？」

他用了責備的眼光看我，略略紅臉，却誠實地答道，

「昨晚去看過她，」

以後的話他再也不肯說下去了，

我對橫山咲子君的事情雖不知道，我却很高興堀口君有了一個這樣的朋友，因為至少她使他不再像從前那樣愚蠢地用功了，我是一匹不受羈絆的野馬，所以不高興看見別人在陳腐的書本裏消磨日子。

那時我住在馬場下一家樂器店的樓上，是個吵鬧的地方。

一個星期六的傍晚，紅燈籠一般的月亮從這都市的平房頂上昇了起來，深秋的天氣清朗得連人的內臟也拂拭乾淨了似的，晚風微微吹拂着道旁的玩具似的木屋，連日來被學校的課程弄昏了腦筋的我，看見自己房裏到處堆着的破書就煩厭起來，只想上街走走，走到街上又想到公園去玩，於是順便去訪堀口君，打算邀他同到上野去，

堀口君的房東太太已經和我熟識了，她先給我露了一個溫和而帶點奇妙的笑容，低聲說，「上面還有客人呢，」於是高聲招呼了堀口君，一面就讓我走上樓去，

我一面嚷着，一面大步走上去，還不會走到最上的一級，堀口君就趕到樓梯邊來迎接我了，臉上帶了點慌張的表情，好像我的來訪頗使他受窘似的，

「怎麼樣，到上野去玩。好嗎？」我見着堀口君，不管有客沒有客，就大聲叫起來，「唉子君在這裏，」他嚴肅地低聲對我說，頭向着房間那邊一動，「唔，」我含糊地應了一聲，覺得有些好笑，也就糊裏糊塗地跟着堀口君進了房間，那個跪在座蒲團上面的女子看見我進來就磕頭行禮起來，我只得還了禮，一面口裏也含糊地說了兩三句客氣話，每句話都只說了一半，連自己也不大明白，我素來就是這樣，其實心裏很是討厭這種麻煩的禮節，但又不好意思坦然地生受人家的禮，這樣一來連堀口君的介紹的話也沒有聽清楚，也許是他故意說得那樣含糊，

行過禮以後大家都坐定了，他們兩個恭恭敬敬地跪在那裏，不知禮節的我却盤腿坐着，覺得無話可說，就拿起在旁邊碟子裏盛着的煎餅果子之類來吃，一面暗暗仔細打量着跪在我的斜對面的橫山唉子姑娘，

梳着西式頭，一圈濃密的短捲髮垂在頸際，這樣襯出來一個還算豐腴的白面龐，面貌是小心修飾過的，並也十分美麗，但一對清澄的眼睛，把這臉頭得有光彩了，據說日本女子很會表情也許是不錯的，唉子姑娘的表情的確很漂亮，給她添了不少的愛嬌，她說話時比她沉靜時好看，但她不常說話，似乎沉靜了一點，也許是因爲有個陌生的我插在中間的緣故，我想他們兩個人在一起時決不會是這樣沉靜的罷，

談了一些平常的話，我知道她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父親在陸軍省裏做着小差事，哥哥到大連去了，母親是第二個，還有一個剛進中學的弟弟，這些在堀口君看來也許是了不得的重要，但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只要看出來這位姑娘在性格，思想方面和堀口君像不像就夠了。反正坐在這三個舖席的房間裏很是拘束，要是把他們兩個都拉到上野去，於他們也不見得方便，結果還是我一個人走罷，正在這樣打算的時候，忽然聽見了唉子姑娘的問話，

「張君，方才堀口君說起您在歐洲住過，真是羨慕得很，那些地方一定是很好罷，」
自己跟着父親在法國住過幾年，還在法國的小學畢業，這是好些年前的事了，曾向堀口君說起過，所以他把這也當作介紹辭似地對唉子姑娘說了，

「那是做孩子時候的事情，現在也記不清楚了，我總覺得各地方的情形都差不多，也沒有特別好的地方，」

「法國一定是個很好的地方罷，我想那裏的女人一定很幸福的，我讀過幾本法國的小說，真是羨慕極了，連做夢也會夢到那樣的地方呢，」她憧憬似地說，那一對水汪汪的眼睛，求什麼似地望着我，彷彿要從我的臉上看出法國青年男女的面目，甚至於法國社會的全景，

沒有讀過一本法國小說，而且只在法國小學裏，嘗過那種學校的滋味的，我拿什麼話來

回答她呢，我爲這話語窘困了着，

在她呢，她被熱情燃燒着，先前的那種少女的羞怯的表情完全消失了，那件紫地紅白色花朵的綢製的「羽織」陪襯着她的濃施脂粉的臉龐，在電燈光下面光輝地閃耀起來，吸引了堀口君的全部注意力，在旁觀者的我看來這兩個年青人都爲愛情所陶醉了，不同的是，男的醉在目前的景象裏，而女的却放縱般地夢想着將來的幸福，只有我這時却彷彿看見了另外的景象，唉子姑娘跪着的姿勢在堀口君的眼睛裏是極其平常的罷，

「也許是的，我却一點也不覺得，小說之類的東西我是一頁也沒有翻過，」我率直地回答着，知道也許會被他們嘲笑，

果然唉子姑娘低下頭笑了，接着自語似地說一句「許是張君客氣罷，」便掉過頭去，富於表情地看了堀口君一眼，

「張君，你不知道唉子君讀法國愛情小說差不多入了迷。她讀法國小說才高興她讀近松秋江一類的小說都要流淚的，」堀口君帶笑地給我解釋，而唉子姑娘却有點不好意思，微微紅了臉，其實近松秋江是個什麼人物，我也不知道，

唉子姑娘和堀口君低聲說了幾句話，我沒有聽清楚，彷彿她要他向我問什麼話，他說不必問的樣子，我也不去管這個，却準備着告辭的步驟，忽然唉子姑娘又向我發問了，

「張君，法國女人和日本女人那方面好，您可以講講嗎，您是喜歡法國女人，還是日本女人，」

她急切地等着我的回答，我是知道的，但我却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她才好，若說兩方面都不喜歡，那倒合我自己的意思，但是却對不住堀口君了，似乎是應該說喜歡日本女人的，而我却老實不客氣地回答，「我完全沒有注意過，」

我自己也看得出來，唉子姑娘是被我這回答窘住了，但也找不到話來安慰她，倒是堀口君聰明，他開玩笑般地插嘴說，

「你別問他這些事，學經濟的人都是沒有情感的，腦筋裏只有那些長得沒有辦法的數目字，」

從堀口君本人笑起，三個人全都發笑了，這算是解了圍，我看見唉子姑娘和我漸漸熟習起來，怕她還用法國的什麼和日本的什麼向我作第二次的圍攻，我便連忙站起來，不管失禮不失禮，什麼客氣的套語也不說，就借故慌忙逃走了，

以後，我就再沒有和唉子姑娘對面談過話，在公園遇見她和堀口君在一起的事，也有過兩三回，但都只是遠遠地看見她的背影，或側面，我因為怕再有什麼來圍攻，所以連堀口君的住處也率性不去，偶爾去時，也是先斷定了那時不會遇見她才去的，堀口君好像不知道

這個，他還「唉子君問你好，」「唉子君又問起你呢，」他屢次對我說，使我很困難回答他，有一次他說約了唉子君去什麼地方，要我同去，雖然我不想謝絕他的好意，但也終於借故謝絕了，

我雖沒有和唉子姑娘再見面，但我可以從堀口君的臉上知道她的消息，的確那張清癯的臉把他們兩人的種種事情毫不隱瞞地報告出來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見陰影走上了他的臉，他的父親從新潟縣寫了很長的信來，否認他和唉子姑娘訂了約束的事，並且將他痛斥了一番，即使他不告訴我這些話，我也可以從他的面孔上探出來的，後來他又告訴我，唉子姑娘的父親採納了在大連的哥哥的意見，對他們的約束也突然反對起來，

二月初某星期日的上午，我去找堀口君，打算把他的課堂筆記借來翻看一下，畢業期近了，大家都忙着預備考驗，連平日不注意聽講的我也着急起來，因此我想堀口君一定在家裏用功，但我走進他的房間，却看見他和唉子姑娘跪在蒲團上對哭着，看見平日非常用功的學生到了這地步，也有點爲他覺得可憐，自己每天在報紙上看見什麼「心中，」什麼「心中，」心裏耽心着不要他們兩個也來一下情死，怎麼辦，想勸慰他們，又找不出話來說，自己的口才拙，是不必諱言的，同時又想到這邊報紙上近來正罵着女人只顧愛情不知別的，似乎朝野異口同聲地要女人結婚養小孩，所以我也只得閉口了，堀口君倒拭着淚來和我應酬，

我却反現了狠狠的樣子，唉子姑娘只顧俯着頭哭，我也沒有理她，從堀口君手裏接過筆記簿就匆忙地告辭走了堀口君把筆記簿遞給我時，曾絕望地對我表示就是不畢業也不要緊的，我知道這不過是一時的悲憤語，

三月裏我和堀口君都終於畢了業，成績不好，這是小事，重要的是畢業把我們兩個人分開了，我老早就耽心着他會和唉子姑娘來一下什麼「心中」看見他的臉色一天天愈加難看起來，更不得不爲他的事情發愁，但是我們畢業後我在日本各地遊歷時期中，報紙上並不曾載出什麼堀口和橫山兩人的消息，在神戶上船回國以前我還照着他寫給我的地址寄了一封信去。

父女

靳以

她近來清楚地看出父親是又爲着什麼所苦惱，這使她覺得驚異，因爲一年來父親是這樣安好地生活着，雖然以前父親的心幾乎是每日在苦痛之中，可是一年前，她自己曾經用自己的嘴說過，她願意終身陪伴着父親，那時候不是看見他的眼睛含着晶瑩的眼淚，她自己不是也就倒在父親的懷中痛哭起來了嗎，她並不是傷悼。她追想起自從懂得人事的時候起，就知道父親是如何寂寞地過着日子，撫養着她一天一天地長大來，雖然沒有明白地說出，她知道父親的心中是多麼害怕她會愛上一個人，隨了這個人去，留下他一個人來度這悽冷的殘年，但是她告訴了父親，女兒有不離父親身邊的這心願，她記得從此以後他高興了，他顯得年輕，可是近些日子，她看到他又抑鬱起來了，

有些時候她從外面走進來，父親已經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可是他那手杖仍然放在牆角，把僕人叫來問詢，也只說他單身出去了，不知道在那裏，於是她就拿起那手杖，依了她自己的意思去尋找，很容易地在離家半里的公園裏看到他獨自站在那裏，像是有着什麼思念的樣子，他會緩緩地移動着步子，向深邃的林子走去，她立刻叫着，

「爸，您等等我好嗎，」

父 女

三九

他這時便顯出一點驚訝的神情，停住了腳，轉過身來，帶着一點高興，和一點厭煩的臉色朝她笑着，

「您的手杖忘記帶了，我給您送來了，」

她走到父親身旁，依在他的左面，却把那支手杖放在父親的右手裏，

父親望着她，眼睛裏閃着點光，好像在說，「你爲什麼來呢，你不能讓我一個人在這裏嗎，」

她知道，她不敢去望父親的臉，她只說時候太晚了，引着父親向歸途上走去，

「你還是像小孩子一樣地怕黑天嗎，」

「可不是麼，爸，我離不開您，我一到天黑的時候，就怕您會捨了我，」

順着父親的話，她就故意裝成小孩子的樣子，她說着小孩子的話，把兩隻手纏着父親的左臂，可是她的心突然爲酸楚所佔領，眼睛裏幾乎滴下淚來，

「晚飯已經預備好了，給您燒了一隻筍雞，還把從杭州買來的純菜做了點湯，我又給您買了些燻魚……」

她故意絮絮地說着，

「沒有弄點兒酒來嗎，」

「什麼，您又要喝酒嗎，」

她帶着驚奇的語氣說，可是他却立刻搖搖頭，顯出一點窘迫的樣子說，

「好孩子，我不要，我說錯了，我不要，」

他們就再也不說什麼地走着，當她伏侍着父親走上屋前的臺階時，她覺出他的身軀在微微抖着，

雖然她已經知道父親又是在爲着什麼所苦，可是她不敢問，也不能說，她讓父親坐在最舒適的沙發裏，給他倒來一杯菊花茶，她自己坐在靠手上，把臉故意偎到父親的臉上，

父親像是在看着什麼，她順了父親的眼睛望過去，穿過玻璃窗，正看到書室裏牆上懸着的一張女人像片，她站起來，悄悄地走到那裏把窗幔閉上了，

這時候父親把眼睛抬起來望着她，像是在問着，「你這是爲了什麼，」她開了電燈，重復走回來，彷彿自語地說着，

「天黑了，該把燈開起來，老媽子真懶，連窗簾也不記得拉好，」

這時候女僕來說菜已經擺好，請他們去吃晚飯，

父親懶懶地站起來，她隨在他身邊，走到餐室裏去，

在吃飯的時候，她常常把眼睛偷偷地望着父親，她看到他在苦痛着，碗裏的每一顆米粒

都像有着辛酸的回憶，他祇注意着飯粒，却沒有把一顆送到嘴裏去，雖然她裝着孩子一樣的嬌痴，把菜送到父親的碗裏，故意要他吃下去，可是他仍然是那麼陰沉地遲疑着，

「爲什麼不吃呢，爸，」

「我不餓，一點也不餓，」

「那麼等等再吃也好，」

女兒也想到強着他吃會有多麼壞的影響，便順着他說，她自己也放下了筷子，

「你怎麼也不吃了，」

「我飽了，我們還是到那邊坐吧，這裏的氣味不大好，」

伴着父親，他們又回到剛纔坐過的那間房裏，她還是要父親舒適地坐着，她坐在地下的軟墊上，把頭倚着父親的膝，她用自己的手抓了父親的手，

他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她急切地想說些什麼來打破這沉默，可是又像是沒有話好說。她想到天氣，想到晚飯，想到花園裏的樹木，但是她又怕這些和父親的煩惱會多少有些關係，所以這沉默就如人生的路，無盡地伸展在那裏，

她知道父親是該傷心的，因爲他有過往的美好而辛酸的記憶，她知道自己就是那時候來到這世上的，而她的母親却在她來到這世上不久便遠遠地走了，她捨了愛她的男人，也不願

自己親生的女兒，就任性地走了，從那時候起，父親就成爲鬱鬱寡歡的人，他沒有一個時候不在想着他所愛的女人，可是她却沒有一點信息，悄悄地不知道活在那裏，她永遠記得父親說過的那些話，那些像刻在她心中的熱情的話，

「我知道她是一時的錯誤，只要她能夠再來到我的眼前，懺悔以往的過失，我就能寬宥她，孩子，那時候你能看見你的母親是多麼漂亮而性情多麼好，多麼使人喜歡，你會知道愚蠢的父親想念着她，不盡是無謂的了，」

但是母親是始終沒有回來，而父親說着同樣的話有三年。五年，十年了，在這些日子裏，她看到父親因傷愁而早添了一莖一莖的白髮，父親的健康也因爲縱酒而壞了下去，她想到父親在追憶自己所愛的女人之外，一定也在想着女兒不久將要隨着所愛的男人走去，那麼就只留下他一個人，孤獨地過着殘餘的歲月。於是她就告訴父親，說她絕對不會隨了一個男人而拋下父親，

「是這樣子嗎，是這樣子嗎，」

父親用懷疑的眼光望着她，可是他的聲音不知道爲什麼在戰顫着，

「我不說一句假的，誇大的話，」

她記得那時候她是多麼肯定地望着父親的臉，她會顯出怎樣卓異的樣子來，

「我不願意爲了我的緣故荒蕪了女兒的青春，」

「可是我願意用我的青春換取父親的快活的日子，只是有一樣。」她頓了頓，「我不願意父親再沉湎在酒中，那會損害你的健康，」

「我答應你，孩子，」

於是他們抱起來了，她覺出父親的熱淚淌在她的頸上，她自己也流了淚，

這樣他們度過了一年安順而美好的日子，她常是裝作小孩子，要父親忘記他的老年，她細心地伏待着他，體貼得像一個忠心的情人，父親常是被感動得像有什麼話要說了，她却即時岔開了，不要他說下去，她自己却說，

「我是您的女兒，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應該做的，」

但是近來，父親是又被那舊日的憂鬱所襲擊了，他沒有明白地說出來，也許他在心中想過這是一點對不起女兒的事，可是又沒有法子遏制自己，在爲過往的思念所苦的時候，就自自然然地看着懸在牆上的那張肖像，那在他的眼睛裏不只是一張呆板的畫像，憑着他的心念，是可以笑也可以說話的東西了，他記起她的笑是如何地有着兩個可愛的笑渦，說起話來，就使人看得到有多麼好看的牙齒，他還記得在她的眼角那裏是有一顆殷紅的痣的，可是在這肖像上却沒有能看得見，因爲是被頭髮遮住了，他還能想起一切她所說過的話，那些空洞

的話，憶起時便又像在他的耳邊低低地說着一樣，現在這一切都沒有了，是只憑着追想纔能存他的心中閃過一陣清晰的影子，

長大起來的女兒，有着和母親相同的美麗的面容，還有着一顆那麼好的心。他知道女兒的心是好的，是她的母親所不能比，也是一切的女人所不能比的，每次他這樣想着的時節，就能增加自己的信念，來忘掉那無情的女人，但是因了女兒，他也很容易地想到女兒的母親，他常常想一個人坐在那裏，或是散散步，使舊日的恩情在他自己的心中復活起來，他想避開女兒，因為他知道這是多少有些對不起她的，

那天晚上他們就默默地坐在那裏，直到疲乏使他們的眼睛覺得枯澀，頭也微微地垂了去，

「爸，睡了吧，時候已經不早了，」

「是嗎，」

他抬起眼睛望望懸在牆上的鐘，已經是十一點二十五分了，

「真是，快到十二點了，我還覺得纔只有一會兒，」

她故意這樣說了，其實這晚上，她覺得簡直像是過了一年，

「好，我們睡覺去，睡覺去，」

他說着，把手指插入她的髮裏撫着，他那抖戰的手，使她的頭髮被牽得疼痛，可是她極力忍着，沒有敢說出什麼來，

她看着父親穿上睡衣，臥到床上去了，她親自把紗帳埋得整齊一點，然後道着晚安，輕輕地走出去了，她回到了自己的臥室，

那晚上有很好的月光，透過了窗紗，把窗紗上的花照在地上，她躺在床上，靜靜地諦聽着，整個的天地中沒有一點聲息，她想到那沒有見過的母親，獨自在腦中摹畫着，漸漸地睡着了，

這一夜她連續地做着夢，那些夢裏都閃着父親的臉，到早晨天還沒有大亮，就醒轉來了，跳下床就向着父親的臥室走去，當她推開門的時候，才只開了能夠走過一個人的空隙，就被什麼阻住了，她沒有用力去推，扁了身子勉強地鑽了進去，她登時看到父親睡在門口的地板上，嘴角那裏還有口水流出，兩只空酒瓶倒在他的身傍，

突然間她哭起來了，她覺得他不是她的父親，只是一個惡人，她胸中積蓄的悲哀都湧起來了，她伏到床上大聲地哭着，

這哭聲驚醒了睡在地上的父親，他醒轉來，抬起眼睛望到她，慚愧似地搖着頭，強自用手臂支撐着身子，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因為沒有力，竟又躺在地上，

聽到他的嘆息的女兒，忍住悲慟，止住出聲的哭泣，把臉從手掌裏抬了起來，看見他那可憐的樣子，自然地站起來，抽噎着走到他睡倒的地方，俯下身去把他扶起來，讓他坐到有靠背的矮椅上，她自己也走到床邊坐下了，

他坐在那裏，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眼睛裏漸漸地也有了兩顆淚珠，慢慢地成爲更大更大，就順着面頰流了下來，他的臉苦痛地扭着，像是有什麼話要說出來又不能夠，他的眼淚是更多地流了下來，

「爸，您不是愛我，您不是愛我，」

她喃喃地說，臉只是平淡的，看不出一點表情，好像是對於如此的父親不必多所牽掛，也不必關心着了，

「您沒有想到您的女兒，」

她的眼睛注視着漠無一物的牆壁，她用了像是對於這世界完全灰心了的老婦人的語調，她仍然沒有說話，有時候把手掌舉到眼前，像是獨自看着那上面的紋絡，可是他的眼睛爲淚水填滿了，一點什麼也看不清，他只知道坐在床邊的是自己的女兒，爲着自己可以說是犧牲了一生的女兒，她哭過了，爲着他而傷慘地哭過了。他知道自己是愛她的，她是那麼一個值得人愛的孩子，他也知道自己現在還是愛她，可是他却惹得她哭了，他明白這原因沒

有話可以說，他願意女兒來責備他，甚至於來罵他，他都可以承受，他望見倒在地上的酒瓶，他的悔恨像整個的天壓到他的心上那麼使他苦痛，他想站起來用腳踢碎它們，可是他想到這沒有一點用，所以他又忍下來，他的嘴在乾渴着，需要些水來潤一潤，他知道沒有力氣站起來，也不能吩咐女兒，雖然知道她不會拒絕他的，他忍耐着，到忍不下去的時候，嘴就發出一種音響，用舌頭舐着自己的上顎，她看到了，站起身來，從櫥裏取出茶杯，拿起來煖瓶倒了滿滿的一杯，她走過來，送到他的手中，可是看着他那抖戰的手，沒有交過去，便傍了椅子坐在地上，把茶杯送到他的嘴邊，他看了看她的臉，那殘留着淚痕的臉，就低下頭去飲着水，一口氣喝乾了一杯，她低低地問道，

「您還要嗎，」

她把頭微微仰起些來搖着，可是他的眼角上，又嵌了兩顆大淚珠，她沒有顧得放下手中的茶杯，就伏到他的身上哭起來，她的眼淚透過了她的衣服，熱熱地像是溫暖了他的心，他用手撫抱了她的身軀，

「孩子——你抱怨我——是應該的，」

他費了很大的力量才說出這一句話來，他還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像有什麼東西哽住了他的喉嚨，再也不說出什麼來，他只能讓眼淚像水似地洗着自己的臉，

「你不知道這些天——」他勉強地又說下去，「這些天我的心是多麼苦痛，——那黑暗的影子撲在我的身上，——只是使我傷愁着，昨天，昨天晚上，——有那麼好的月亮，——孩子，你不知道，——」

他停了停，用手抹着臉上的眼淚，

「我和你的母親就是在這麼好的月光下說出了相互的情愛的，——那月光真好，——在我親着她的上額的時節，——我看得——看得清她一根根的頭髮，——昨天晚上的月亮自然沒有那樣好，——可是我想到，——這月光也在照着她的，——於是我就高興起來，——你懂嗎，我的高興却引來了更大的憂鬱，——我不知道她在那裏——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想着我，——」

他又頓住了，她知道這停止的原因，可是她却這樣問，

「爸——您再喝點水好嗎，」

他點點頭，但是等她捧來了一杯水時，却只喝了一口就要她放在一旁，她輕輕揉着眼睛，還是坐在他的身邊，他又繼續着說下去，

「我知道她是不會想着我的——她若想我就可以到我這裏來，——可是我是愚笨的，許多人這樣說我，——你也許是這樣說我的，——我却不能忘記她，——昨天晚上我是更深

沉地想着她，——幾乎是不能即刻見她的面就不能再活下去，——我真沒有法子了，孩子，我就悄悄地取出你給我封留的酒，「他的聲音成爲乾枯的了，——我不是沒有記着你，我記着我答應過你永遠再不使酒來沾我的嘴唇，——可是對她的思念那樣殘害着我，我就不得不沉湎在酒中來忘記她，——是這樣的，我是想來忘記她，——可是，一瓶已經喝下之後，她的影子却更明顯地在我的腦中閃了出來，——於是，我就又開了一瓶，——這就使我醉了，醉得什麼也不知道，——我忘記了她，我什麼都忘記了，——我像一個無恥的醉漢睡到地上來，——這醜惡的樣子使我的愛女爲我痛哭，我只是一個愚人，——我不配做你的父親，——」

他到末了竟哭出聲來，頹然地又垂下頭去，他像是感到羞辱似地把臉藏在手裏，可是女兒却用溫柔的語調盡情地勸解着他，

「不必傷心了，爸，我只是擔心着您的健康，我知道您是愛我的，我不願意看您這樣子下去，——」

她像是已經完全明白了父親心中的苦處，知道在父親的情況中這是一條自然該走的路，對父親的怨憤已經消下去，譴責也就變成了安慰，

我由心中應你，——也 使一滴酒近我的嘴唇。」

他下了最大的決心，在說完這句話的時候，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知道您會這樣做，爲了您的女兒，爲了您自己，」

她說完了，便把臉仰着，偎依到他的臉上去，

天已經大亮，秋晨的好陽光從窗簾的縫裏鑽進來，照在他們的身上，她扶起父親，緩緩地站起身來，走到窗前，拉開了窗簾，望到窗外的景物，眼前是堆滿了血一樣紅的楓葉，那樣豔麗，像是永遠也不會使人想到再過幾天就要落在地上爲人踐踏成灰塵的，在路上，已經鋪滿了黃色的落葉，那也都是有過如翠玉一樣的綠的好日子的，可是秋天結束了一切，都能安然地躺在地上了，

他凝神地望着，像有着什麼深思似的，到後來微微點點頭，喃喃地說道，

「我該珍重自己，我該珍重自己，」

傍在身邊的女兒，聽到這樣的話便望他笑着，陽光照在他們的臉上有着異樣的光輝，

這以後他們就更安順地過着日子，度過了秋天便是寒肅的冬日，可是他們的心却溫暖着，父與女是相互地給着慰安，

一個晚間，父親到獨身者俱樂部去了，因爲那裏有一位知名之士的演講會，她一個人坐在起坐間裏爲父親織着一件毛絨衣，友人送來的一隻雪獅子貓在滾着那絨線球玩着，她頗感

興趣地望着它，可是兩隻手仍然沒有停止工作，這時候女僕進來和她說道，

「小姐，外面有一位女客來看老爺，」

「什麼，一位女客，」

她放下了手中的活計，帶着一點驚訝的神情問着，

「是，看起來像是有三十幾歲的樣子，一個人坐了汽車來的，」

「你沒有告訴她老爺不在家嗎，」

「她說也願意見見小姐。」

「她知道我，」

「好像是知道，」

「那就請進來吧，」

她站起身，拍去身上的碎絨頭，用手指掠一掠頭髮，她心中起了大大的疑問，這麼多年，從來還沒有過單身的女客來拜訪過父親的，這一位該是什麼樣的女人呢，

那個女客已經隨着女僕走進來，突然像是有微弱的電流在她的身上巡行了一周，她疑惑着自己的眼睛，再睜大了些，她的心起始在打着抖，她想叫出些什麼來，但她立刻知道那是多麼不相宜，她就強自忍了下去，她看到那婦人也在注視着她，呆呆地，像是忘掉了自己，

她看到那婦人有近五十的年紀了，可是有好身材，和應時的衣着，又憑着特長的打扮，看起來就容々易易地減去了十年或十五年的年齡，在眼角那裏，她分明地望到那顆紅痣，那女客也像是想突然地叫出什麼來，也是吞住了，只訥訥地說，

「對不起，小姐，我打攪了你，」

女客是那麼謙遜，那麼懂得禮貌，說話的聲音又是那麼動聽，她故意走了一兩步，望着懸在書室中的肖像，她知道她的眼睛沒有一點錯，她的心在跳了，她向那婦人說，

「您請坐吧，您可以脫去外衣，」

她看到那女客脫下大衣，就走過去接到手中，掛到門背的衣架上，那女客坐了，她自己就坐在對面的座位上，

女僕捧來了兩杯茶，分放在她們前面，

「您住在這城裏嗎，」

「不，我是過路人，從前，呵，從前我也在這裏住過的，」

「您是特意到這城裏來玩的嗎，」

「也不是，我是和我的丈夫……」

那女客說到這裏突然停了，像是有一點什麼感覺抓住了她的心，就露出一點點的窘迫，她

看到這情形，便讓着她喝點茶。看，她端起了茶杯，她自己把茶杯送到嘴邊，

「我們到×地去，經過這裏，也只有兩三天的勾留。」

女客說完了，就把眼睛落到壁上懸着的一方素絹上，那上面是繡着四句關於男女情愛的詩句，她記得在她很小的時候就看到那方古怪的裝飾，她從煙盒裏取出一支煙來，送給那女客，

「您抽煙吧，」

「謝謝你，」

因為是那麼專情地注視着，為她的話所驚擾，有一點失措地道着謝，她就劃了一根火柴，為客人點着了那支煙，那女客像是很熟練又很巧妙地把那支煙夾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的中間，這可以使人看出她對於紙煙是一個嗜好者，

「您來看我的父親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沒有什麼，不過來望望他罷了，他是我舊日的一個友人，」

「呵，是這樣的，——」

「她故意拖長了聲音，」

「他近來好嗎，」

「很好，什麼都好，——」

「他沒有再，再，——我說他還是一個人嗎，」

「是的，他是一個人，可是他很快活，」

她看見那女客好像是傷心地搖了搖頭，可是她自己的心中却漸漸來得高興，因為想到這回答是十分恰當的，

「真是這樣子嗎，」

女客像是不大敢深信她的話，她沒有再說什麼，只點着頭，

「今天晚上他到那裏去了，」

「看一個友人，要很遲纔得回來的，」

「那麼請你告訴他，說有一個女人來看他，——明天，明天，脫不開身，我是不能再來了，」

「您不告訴他您的名子嗎，」

她故意如此地問着，

「我想他該記得，你也該，——時候不早了，我想我該走了，還有些事想要問問的，不過是太給你麻煩，」

「沒有什麼，您有什麼話儘管說吧，」

「他沒有和你提過一個女人的事情嗎，」

「沒有，他從來不談女人的，」

「你知道你的母親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母親，我從來也不知道我還有一個母親，」

她遏制了胸中起伏的情感，故意這樣漠然地說着，她却望到那女客用明亮的眼睛望着她，好像是在說着這樣的話，

「你不是沒有母親的，在你眼前的就是你的母親，你是真的不知道嗎，過來吧，孩子，我知道我是錯了，我不配做你的母親，你生下來我便沒有給過你一點母親的愛，現在來吧，孩子，讓我來抱抱你，親親你，」

她懂得這些，可是她忍住了，不為所動，她看到女客的一雙眼睛是包了一層薄薄的清淚，她却故意把眼睛閃過去，做成沒有看見的樣子，

「謝謝你，我該走了，」

女客說着便站起身來，再把眼睛貪婪地向四面望了望，好像準備着後日能很容易地，再
在腦中追想起來似的，

「您不妨多坐坐，」

她也站起來，把大衣取下來，替那女客穿好，當她走近女客的身子的時候，像是聞到了什麼氣息，使她覺得那麼好，她推想得到那原因，她知道爲了使生活還是安順地過下去，只有什麼也不說了，

她陪着女客走出屋門，才要送到外面去，却爲那女客阻止了，

「不要出來，外面這樣冷，凍着不是好過的事，」

女客溫柔地這樣說，給了她一句有生以來沒有想到過的一個女人的體貼的囑咐，她順從地回答着，

「好，我聽您的話，您慢點走，」

她就佇立在門口，看着女客走下台階，突然間她想跑上前面牽住她的衣襟，親熱的叫一聲「媽媽，」她不知道那樣她該有多麼大的愉快，她還沒有叫過一聲媽媽的，可是她還是站在那裏，含着眼淚，望着女客模糊的背影漸漸地消失在黑暗裏面，她的眼淚終於流下來了，她用手抹着，轉回身去，又走回那空寂的廳裏，

她望望壁鐘，知道父親至多再有十五分鐘就會回到家中來的，她叫女僕去告訴看門的僕人，不要告訴老爺有一位女客來拜訪過他，

幽 靈

冬夜是更深了，

五八

奔月

魯迅

一
聰明的牲口確乎知道人意，剛剛望見宅門，那馬便立刻放緩脚步了，並且和牠背上的主人同時垂了頭，一步一頓，像搗米一樣，

暮靄籠罩了大宅，隣屋上都騰起濃黑的炊煙，已經是晚飯時候，家將們聽得馬蹄聲，早已迎了出來，都在宅門外垂着手直挺挺地站着，彘在垃圾堆邊懶懶地下了馬，家將們便接過韁繩和鞭子去，他剛要跨進大門，低頭看看掛在腰間的滿壺的簇箭新的和網裏的三四老烏鴉和一匹射碎了的小麻雀，心裏就非常躊躇，但到底硬着頭皮，大踏步走進去了，箭在壺裏豁朗豁朗地響着，

剛到內院，他便見嫦娥在圓窗裏探了一探頭，他知道她眼睛快，一定早瞧見那幾匹烏鴉的了，不覺一嚇，脚步登時也一停，——但只得往裏走，使女們都迎出來，給他卸了弓箭，解下網兜，他彷彿覺得她們都在苦笑，

「太太，……」他擦過手臉，走進內房去，一面叫，

嫦娥正在看着圓窗外的暮天，慢慢回過頭來，似理不理的向他看了一眼，沒有答應，

這種情形，羿倒久已習慣的了，至少已有一年多，他仍舊走近去，坐在對面的鋪着脫毛的舊豹皮的木榻上，搔着頭皮，支支吾吾地說——

「今天的運氣仍舊不見佳，還是只有烏鴉，……」

「哼，」嫦娥將柳眉一揚，忽然站起來，風似的往外走，嘴裏咕嚕着，「又是烏鴉的炸醬麵，又是烏鴉的炸醬麵，你去問問去，誰家是一年到頭只喫烏鴉肉的炸醬麵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麼運，竟嫁到這裏來，整年的就吃烏鴉的炸醬麵，」

「太太，」羿趕緊也站起，跟在後面，低聲說，「不過今天倒還好，另外還射了一匹麻雀，可以給你做菜的，女辛，」他大聲地叫使女，「你把那一匹麻雀拿過來請太太看，」野味已經拿到廚房裏去了，女辛便跑去挑出來，兩手捧着，送在嫦娥的眼前，

「哼，」她瞥了一眼，慢慢地伸手一捏，不高興地說，「一團糟，不是全都粉碎了嗎，肉在那裏，」

「是的，」羿很惶恐，「射碎的，我的弓太強，箭頭太大了」

「你不能用小一點的箭頭的嗎，」

「我沒有小的，自從我射封豕長蛇，……」

「這是封豕長蛇嗎，」她說着一面回轉頭去對着女辛道，「做一碗湯吧，」便又退回房

裏去了，

只有羿呆呆地留在堂屋裏，靠壁坐下，聽着廚房裏柴草爆炸的聲音，他回憶當年的封豕是多麼大，遠遠望去就像一座小土岡，如果那時不去射殺牠，留到現在，足可以吃半年，又何用天天愁飯菜，還有長蛇，也可以做羹喝，……

女乙來點燈了，對面牆上掛着的彤弓，彤矢，盧弓，盧矢，弩機，長劍，短劍，便都在昏暗的燈光中出現，羿看了一眼，就低了頭，嘆一口氣，只見女辛搬進夜飯來，放在中間的案上，左邊是五大碗白麵，右邊兩大碗湯，中央是一大碗烏鴉肉做的炸醬，

羿吃着炸醬麵，自己覺得確也不好吃，偷眼去看嫦娥，她炸醬是看也不看，只用湯泡了麵，吃了半碗，又放下了，他覺得她臉上彷彿比往常黃瘦些，生怕她生了病，

到二更時，她似乎和氣一些了，默坐在床沿上喝水。羿就坐在旁邊的木榻上，手摩着脫毛的舊豹皮，

「唉，」他和藹的說，「這西山的文豹，還是我們結婚以前射得的，那時多麼好看，全體黃金光，」他於是回想當年的食物，熊是只好四個掌，駝留峯，其餘的就都賞給使女和家將們，後來大動物射完了，就吃野豬。兔，山雞，射法又高強，要多少有多少，

「唉，」他不覺歎息，「我的箭法真太巧妙了，竟射得遍地精光，那時誰料到只剩下烏

鴉做菜，……」

「哼，」嫦娥微微一笑，

「今天總還要算運氣的，」羿也高興起來，「居然獵到一隻麻雀，這是遠繞了三十里路纔找到的，」

「你不能走得更遠一點的嗎，」

「對，太太，我也這樣想，明天我想起得早些，倘若你醒得早，那就叫醒我，我準備到遠走五十里，看看可有麋子兔子，……但是恐怕也難，當我射封豕長蛇的時候，野獸是那麼多，你還該記得吧，丈母的門前就常有黑熊走過，叫我去射了來幾回，……」

「是嗎，」嫦娥似乎不大記得，

「誰料到現在竟至於精光的呢，想起來，真不知道將來怎麼過日子，我呢，倒不要緊，只要將那道士送給我的金丹吃下去，就會飛昇，但是我第一先得替你打算，……所以我決計明天再走得遠一點，……」

「哼，」嫦娥已經喝完水，慢慢躺下，合上眼睛了，

殘膏的燈火照着殘粧，粉有些褪了，眼圈顯得微黃，眉毛的黛色也彷彿兩邊不一樣，但嘴唇依然紅得如火，雖然並不笑，頰上也還有淺淺的酒窩，

「唉唉，這樣的人，我就整年地只給她吃烏鴉的炸醬麵，……」羿想着，覺得慚愧，兩頰連耳根都熱起來，

二

過了一夜就是第二天，

羿忽然睜開眼睛，只見一道陽光斜射在西壁上，知道時候不早了，看看嫦娥，兀自攤開了四肢沈睡着，他悄悄地披上衣服，爬下豹皮榻，蹙出堂前，一面洗臉。一面叫女庚去吩咐王升備馬，

他因為事情忙，是早就廢止了朗食的，女乙將五個炊餅，五株葱和一包辣醬都放在網兜裏，並弓箭一齊替他繫在腰間，他將腰帶緊了一緊，輕輕地跨出堂外面，一面告訴那正從對面進來的女庚道——

「我今天打算到遠地方去尋食物去，回來也許晚一些，看太太醒後，用過了點心，有些高興的時候，你便去稟告，說晚飯請她等一等，對不起得很，記得麼，你說，對不起得很，」

他快步出門，跨上馬，將站班的家將們扔在腦後，不一會便跑出村莊了，前面是天々走熟熟的高梁田，他毫不注意，早知道什麼也沒有的，加上兩鞭一徑飛奔前去，一氣就跑了六

十里上下，望見前面有一簇很茂盛的樹林，馬也喘氣不迭，渾身流汗，自然慢下去，大約又走了十多里，這纔接近樹林，然而滿眼是胡蜂，粉蝶，螞蟻，蚱蜢，那里有一點禽獸的踪迹，他望見這一塊新地方時，本以為至少總可以有一兩匹狐兒兔兒的，現在纔知道又是夢，想着只得繞出樹林，看那後面却又是碧綠的高粱地，遠處散點着幾間小小的土屋，風和日暖，鴉雀無聲，

「倒霉，」他儘量地大叫了一聲，出出悶氣，

但再前行了十多步，他即時心花怒放了，遠遠地望見一間土屋外面的平地上，的確停着一匹飛禽一步一啄，像是很大的鴿子，他慌忙拈弓搭箭，引滿弦，將手一放，那箭便流星般出去了，

這是無須遲疑的，向來有發必中，他只要策馬跟着箭路一氣跑向前去，便可以拾得獵物，誰知道他將要臨近，却已有一個老婆子捧着帶箭的大黑雞，大聲嚷着，正對着他的馬頭搶過來，

「你是誰哪，怎麼把我家的頂好的黑母雞射死了，你的手怎的有這麼閒哪，……」
羿的心不覺跳了一跳，趕緊勒住馬，

「阿呀，雞麼，我只道是一隻鶉鴿，」他惶恐地說，

「瞎了你的眼睛，看你也有四十多歲了罷，」

「是的，老太太，我去年就有四十五歲了，」

「你真是枉長白大，連母雞也不認識，會當作鷄鶻，你究竟是誰哪，」

「我就是夷羿，」他說着，看看自己所射的箭，是正貫了母雞的心，當然死了，末後的兩個字便說得不大響亮，一面從馬上跨下來，

「夷羿，……誰呢，我不知道，」她看着他的臉，說，

「有些人是一聽就知道的，堯爺的時候，我曾經射死過幾匹野豬，幾條蛇……，」

「哈哈，騙子，那是逢蒙老爺和別人合夥計射死的，也許有你在內罷，但你倒說是你自己了，好不識羞，」

「呵呵，老太太，逢蒙那人，不過近幾年時常到我那里來走走，我並沒有和他合夥，全不相干的，」

「說謊，近來常有人說，我一月就聽到四五回，」

「那也好，我們且談正經事罷，這雞怎麼辦呢，」

「賠，這是我家最好的母雞，天天生蛋，你得賠我兩柄鋤頭，三個紡錘，」

「老太太，你瞧我這模樣，是不耕不織的，那里來的鋤頭和紡錘，我身邊又沒有錢，只

有五個炊餅，倒是白麵做的，就拿來賠了你的雞，還添上五株葱和一包甜辣醬，你以為怎樣，……」他一隻手去網兜裏掏炊餅，伸出那一隻手去取雞，

老婆子看見白麵的炊餅，倒有些願意了，但是定要十五個，磋商的結果，好容易纔定爲十個約好至遲明天正午送到，就用那射雞的箭作抵押，羿這時纔放了心將死雞塞進網兜裏，跨上鞍轡，回馬就走，雖然肚餓，心裏却很喜歡，他們不喝雞湯實在已經有一年多了，

他繞出樹林時，還是下午，於是趕緊加鞭向家裏走，但是馬力乏了，剛到走慣的高粱田近旁，已是黃昏時候，只見對面遠處有人影子一閃，接着就有一枝箭忽地向他飛來，

羿並不勒住馬，任牠跑着，一面却也拈弓搭箭，只一發，只聽得鏗的一聲，箭尖正觸着箭尖，在空中發出幾點火花，兩枝箭便向上擠成一個「人」字，又翻身落在地上了，第一箭剛々相觸，兩面立刻又來了第二箭，還是鏗的一聲，相觸在半空中，那樣地射了九箭，羿的箭都用盡了，但他這時已經看清逢蒙得意的站在對面，却還有一枝箭搭在弦上正在瞄準他的咽喉，

「哈哈，我以為他早到海邊摸魚去了，原來還在這些地方幹這些勾當，怪不得那老婆子有那些話……」羿想，

那時快，對面是弓如滿月，箭似流星，颼的一聲，徑向羿的咽喉飛過來，也許是瞄準差

了一點了，却正中了他的嘴，一個筋斗，他帶箭掉下馬去了，馬也就站住，

逢蒙見羿已死，便慢慢地蹙過來，微笑着去看他的死臉，當作喝一杯勝利的白乾，剛在定睛看時，只見羿張開眼睛，忽然直坐起來，

「你真是白來了一百多回，」他吐出箭，笑着說，「難道連我的「嚙鐵法」都沒有知道麼，這怎麼行，你鬧這些小玩藝兒是不行的，偷去的拳頭打不死本人，要自己練練才好，」

「即以其人道，反諧其人之身……，」勝者低聲說，「哈哈，」他一面大笑，一面站了起來，「又是引經據典，但這些話你只可以哄哄老婆子，本人面前搗什麼鬼。俺向來就只是打獵，沒有弄過你似的剪徑的玩藝兒……，」他說着又看看網兜裏的母雞，倒並沒有壓壞便跨上馬徑自走了，

「……你打了喪鐘，……」遠遠地還送來叫罵，

「真不料有這樣沒出息，青青年紀，倒學會了詛咒，怪不得那老婆子會那麼相信他，」

羿想着，不覺在馬上絕望地搖了搖頭，

三

還沒有走完高糧田，天色已經昏黑，藍的空中現出明星來，長庚在西方格外燦爛，馬只能認着白色的田塍走，而且早已筋疲力竭，自然走得更慢了，幸而月亮却在天際漸漸吐出銀

白的清輝，

「討厭，」羿聽到自己的肚子裏骨碌骨碌地響了一陣，便在馬上焦躁了起來，「偏是謀生忙，便偏是多碰倒些無聊事，白費工夫，」他將兩腿在馬肚子上一磕，催牠快走，但馬却只將後半身一扭，照舊地慢騰騰，

「嫦娥一定生氣了，你看今天多麼晚，」他想，「說不定要裝怎樣的臉給我看哩，但幸而有這一隻小母雞，可以引她高興，我只要說，太太，這是我來回跑了二百里路纔找來的，不，不好，這話似乎太逞能，」

他望見人家的燈火已在前面，一高興便不再想下去了，馬也不待鞭策，自然飛奔，圓的雪白的月亮照着前面，涼風吹臉，真是比打獵回來時還有趣，

馬自然而然地停在垃圾堆邊，羿一看，彷彿覺得異樣，不知怎地似乎家裏亂慘々，迎出來的也只有一个趙福，

「怎的，王升呢，」他奇怪地問，

「王升到姚家找太太去了，」

「什麼，太太到姚家去了嗎，」羿還趺坐在馬上，問，

「碴，……」他一面答應着，一面去接馬韁和馬鞭，

羿這纔爬下馬來，跨進門，想了一想，又回過頭去問道——

「不是等不迭了，自己上飯館去了嗎？」

「噠，三個飯館，小的都去問過了，沒有在，」

羿低了頭，想着，往裏面走，三個使女都惶惑地聚在堂前，他便很詫異的，大聲的就問道——

「你們都在家嗎，姚家，太太一個人不是向來不去的嗎？」

她們不回答，只看看他的臉，便來給他解下弓袋和箭壺和裝着小母雞的網兜，羿忽然心驚肉跳起來，覺得嫦娥是因爲氣忿尋了短見了，便叫女庚去叫趙富來，要他到後園的池裏樹上去看一遍，但他一跨進房，便知道這推測是不確的了，房裏也很亂，衣箱是開着，向牀裏一看，首先就看出失少了首飾箱，他這時正如頭上淋了一盆冷水，金珠自然不算什麼，然而那道士送給他的仙藥，也就放在這首飾箱裏的，

羿轉了兩個圓圈，纔看見王升站在門外面，

「回老爺，」王升說，「太太沒有到姚家去，他們今天也不打牌，」

羿看了他一眼，不開口，王升就退出去了，

「老爺叫……」趙富上來，問，

羿將頭一搖，又用手一揮，叫他也退出去，

羿又在房裏轉了幾個圈子，走到堂前，坐下，仰頭看着對面壁上的彤弓，彤矢，盧弓，盧矢，弩機，長劍，短劍，想了些時，纔叫那呆立在下面的使女細道——

「太太是什麼時候不見的，」

「掌燈時候就不看見了，」女乙說，「可是誰也沒見她走出去，」

「你們可見太太喫了那箱裏的藥沒有，」

「那倒沒有見，但她下午要我倒水喝是有的，」

羿急得站了起來，他似乎覺得，自己一個人被留在地上了，

「你們看見有什麼向天上飛去的麼，」他問，

「哦」女辛想了一想，大悟似的說，「我點了燈出去的時候，的確看見一個黑影向這邊飛去的，但我那時萬想不到是太太……，」于是她的臉色蒼白了，

「一定是了，」羿在膝上一拍，即刻站起，走出屋外去，回頭問着女辛道，「那邊，」

女辛用手一指，羿跟着看去時只見那邊是一輪雪白的圓月，掛在空中，其中還隱約現出樓臺，樹木，當他還是孩子時候祖母講給他聽的月宮中的美景，他依稀記得起來了，他對着浮游在碧海裏似的月亮，顯得自己的身子非常沉重，

他忽然憤怒了，從憤怒裏又發了殺機，圓睜着眼睛，大聲向使女們叱咤道——

「拿我的射箭弓來，和三枝箭，」

女乙和女庚從堂屋中央取下那強大的弓，拂去塵埃，並三枝長箭都交在他手裏，

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枝箭，都搭上去，拉了一個滿弓，正對着月亮，身子是巖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閃閃如巖下電，鬚髮開張飄動，像黑色火，這一瞬息，使人彷彿想見他當年射箭的雄姿，

颼的一聲，——只一聲，已經連發了三枝箭。剛發便搭，一搭又發，眼睛不及看清那手法，耳朵也不及分別那聲音，本來對面是雖然受了三枝箭應該都聚在一處的，因為箭箭相碰，不差絲毫。但他爲必中起見，這時却將手微微一動，使箭到時分成三點，有三個傷，

使女們發一聲喊，大家都看見月亮只一抖，以爲要掉下來了，——但却還是安然地懸着，發出和悅的更大的光輝，似乎毫無傷損，

「呔，」羿仰天大喝一聲，看了片刻，然而月亮不理他，他前進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數前進了，

他們都默着，各人看各人的臉，

羿懶懶地將射箭弓靠在堂門上，走進屋裏去，使女們也一齊跟着他，

「唉，」羿坐下，嘆一口氣，「那麼，你們的太太就永遠一個人快樂了，她竟忍心撇了我獨自飛昇，莫非看得我老起來了，但她上月還說，並不算老，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墮落，」

「這一定不是的」女乙說，「有人說老爺還是一個戰士，」

「有時看去簡直好像藝術家，」女辛說，

「放屁，——不過老烏鴉的炸醬麵確也不好吃，難怪她忍不住……，」

「那豹皮褲子脫毛的地方，我去剪一點靠牆的脚上的皮來補一補罷，怪不好看的，」女辛就往房裏走，

「且慢，」羿說着，想了一想，「那倒不忙，我實在餓極了，還是趕快去做一盤辣子雞，烙五斤餅來，給我吃了好睡覺，明天再去找那道士要一服仙藥，吃了追上去罷，女辛，你去吩咐王升，叫他量四升白豆喂馬，」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作，

妻的藝術

一

正是十月的末尾，那應時的菊花，除去在馬路旁陳列窗內看見的幾盆吸引觀衆注意的之外，差不多已經在這繁華城市內絕了迹，但是和菊花同時的蟹，却已在沿街各處的攤頭待售了，

菊和蟹有一般人是兼愛着的，這一般人又多半是指着男性，女性是很少愛菊的，更忌諱着說貪吃蟹，但是實際上女人也有愛着菊和蟹的，長生夫人便是其中一個，

長生夫人的愛菊和蟹，本不爲一般人所注意，她自己也未明白地向人表示過，因爲她嫁了長生先生之後，長生先生却發現她是一個愛菊和蟹的人，所以家中在秋天的時候，陳列的是菊，吃的就是蟹，

長生先生因爲夫人的原故，在秋天的時候，對於菊的種類和蟹的大小顏色，都加以詳細的調查和研究，結果，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個愛菊和蟹的人，却不知道他是爲了博取夫人的歡心，

長生先生之愛菊和蟹，本是一件極小的事，所以一般人雖然知道，却也不予以十分的注

意，惟有湘雨一個人注意，因為他是長生先生的一個朋友，他也是一個愛菊和蟹的人，

湘雨之愛菊和蟹，他自己也說不出一個原因來，他只覺得在長生先生家中，他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但是究竟什麼東西使他愉快呢，他自己說不出，只覺得長生先生家中之所以異於人者，不過是菊和蟹，所以他也愛着菊和蟹，

不過他愛菊和蟹，又有異於長生夫人，長生夫人因為愛菊和蟹，所以家中陳列着儲藏着享用着許多，湘雨家中却沒有，若要說的格外恰當些，長生夫人愛的，乃是物質，湘雨愛的，却是精神，

這一天，長生先生，從鬧市中購得兩隻蟹歸來，笑向夫人說，

「今天我跑了十幾處，方得着了這兩隻最好的，你看，究竟怎麼樣，」

長生夫人沒有響，她只得幽閒的看着菊，

先生說，「我問你話，你為什麼不理我呢，」

夫人仍沒有響，

先生很無聊地坐下，從懷中取出一枝烟，夫人却已經轉身上了樓，

先生現在覺得很難過的，他費了心血方才調查出蟹的優劣，如今滿望着討夫人的好，不圖非常地使他失望，

他靠在那裏只管發呆，香煙却已經去了一半，但他的心却仍沒有死，還在催促他上樓去

先生上樓的時節，心中仍滿抱着希望，以爲夫人至少要和他說兩句話，就是不說蟹，別的事也可提一提，就是不提，罵兩句也未嘗不好，

他很小心的掀開了門簾，見他夫人正在那裏燙頭髮，那鏡子裏反射出來的秋波，足證他夫人心中是愉快的，他不由自主的也堆上了滿臉的笑，但是這個笑容很快的飛到鏡中去，立即便反射出來了，鏡子面前是長生夫人，長生夫人的笑容便收了，

先生看見夫人的笑容收了，自己更不敢多笑，他的足步仍是向前移動着，夫人手中的剪子也沒有停，房中透出頭上蒸發出來的乾燥的香銷氣味，充滿了先生的鼻中，

先生不住的向她頭上看，有很淡薄的煙從髮上冒出來，有時還發出一些細微的響聲，有時剪子非常的不順手，和頭髮絞起來，抽也抽不下，

先生的煙仍在手中捏着，煙的煙和髮的煙濃淡厚薄的相映着，先生看看煙灰由黑而變作灰白，看看夫人的頭髮末尾，由光亮而變作焦黃，他憐憫着髮底傷殘，憐憫着夫人的不便，他忍不住向他的夫人說，「讓我來幫幫你的忙罷，」

他恐怕夫人不容納他的意見，一面在鏡中偷看夫人的容顏，一面裝出滿面的笑，一面用

右手去接那把剪子，一面把右手的煙，順便擲到痰盂中去，

他非常謹慎的做出來，夫人也沒有拒絕，不過當他將煙擲到痰盂中的時候，夫人的兩手已經空下來，她不慌不忙的在桌上取了一枝煙，點了火，送到口中去吸，

先生接過了剪子，心中便盤算着怎樣可以將那頭髮燙的不傷，而使它生出環捲波浪的美，他對鏡中時常的看，似乎是在考察髮的形式，又似乎是在考察夫人的臉，到底氣不氣，

鏡中的臉，似乎還沒有顯出怒容，不過也沒有笑，夫人似乎是在研究吸煙的姿態，她非常注意手和煙的接觸點，煙和嘴的接觸點，吸的姿態，送的姿態，捏的姿態，

先生不是理髮匠；他理髮技術是不精的，他接過剪子時的意念，不過是取悅於夫人，他不能使夫人的頭髮變成格外的美觀，

這是一個僵局，僵局是不能久延的，他夫人在研究吸煙之頃，也曾注意到丈夫的手術，等到那很熱的剪子夾住了一絡頭髮之後，一陣青煙接着冒了上來，夫人一怒，陡然將手一揮，便站起來了，

夫人站起來之後，也並沒有說話，她的怒容却滿堆在臉上，她很快的走到衣櫥的鏡前，用梳去梳那未燙成的髮，怒視了丈夫一眼，隨便取了手夾，登登地下了樓，

長生先生眼看着這一切，心中非常的難過，但他却說不出所以然，也更無法去阻止他夫

人離去，只看見他夫人所吸的半枝香煙，仍在那粧臺上冒煙，他順便的拿起來，跟着夫人下了樓，

他的心一直沉到他的脚下，舉步沉重異常，當他走到樓梯的中間，陡然覺着樓下的空氣異常的靜寂，堂中的菊。好像無精打彩的垂着頭，地下放着幾隻蟹，也一動不動地在那裏，天井中一個娘姨在那裏慢慢地洗搓着抹桌布，

先生很低的問道，「太太呢，」

「剛纔出去的，」娘姨回話露出一臉的笑容，

「你將蟹洗一洗，放在鍋中去煮罷，恐怕太太回來要吃的，」

娘姨應着便去取蟹，先生已經一步步走到門前，回轉身來向她說：「葷醋也多預備點。」拍的一聲門已關上了，先生就這樣的離了家，

二

這是一個陰沉的秋天的下午，行人旁道的樹葉，被風掃着括括的，男人的大衣領都提起來了，女人的斗蓬緊緊地束在身上，蓬的頭髮被風吹着亂舞，長生先生出了巷口來追蹤他的夫人，

他舉目四面一望，馬路上的人力車全都湊攏來了，他們很殷勤的問他到什麼地方去，巷

口的小店中的母親正在叫兒子回去添衣，

先生想起來夫人沒有穿外衣，這樣的風吹着是不相宜的，他尋望的非常厲害，終於看見了夫人入了馬路對面的理髮店，

他的心也就定下來，他聯想着理髮店中是溫暖的。夫人決不會受寒，更想起剛纔燙髮的情節，覺得她實在有到理髮店的必要，

但是，先生到底預備怎麼樣，追蹤還是回去，這個問題在他腦裏盤桓了好半天，人力車也一個個散去了，他立在樹下凝想之際，他的右手無意觸了他的下頷，他不覺恍然悟起自己也可以到理髮店去修容，

先生的修容，爲的是夫人，不是爲討夫人的讚美，乃是想借修容一察夫人的態度和替夫人會一次理髮的賬，

這是他的苦心，苦心竟不爲任何人所諒解，理髮匠照例請他入坐，最使他欣喜無限的乃他的座位正和夫人在一起，

他十分注意從鏡中看他的夫人，他的夫人似乎也看見了他，夫人的臉也沒有氣也沒有笑，但是頭却微微地低下去，

夫人的髮已被理髮匠梳光了，那右邊的一縷，有一個長梳子架在上面，頂縫分的非常齊

整，一縷浪紋已經現出來，先生覺得夫人在這個時候真是最美的，

他從鏡中看着理髮匠在夫人旁來往地周旋着，他夫人的面容和理髮匠的手技，似乎非常的調和，

他羨慕理髮匠，慚愧自己的妻對丈夫還不如對一個理髮匠，

鏡中的窺探，也是不能長久的，他自己胸前的白布，已被理髮匠覆好了，只聽椅子一響，他的身體不自由的躺下去，兩隻眼已離了鏡子，轉向着天花板，

可憐他不是有心來修面的，他躺在那裏心中竟沒有一刻寧息，他想着，

1. 修過了面又怎麼樣呢，

2. 假使夫人倏地走出去了，又怎麼樣呢，

3. 蟹到底熟了沒有，

4. 薑末預備了沒有，

5. 蟹性是寒的不知她今天要不要荳蔻，要不要酒，

6. 她現在不知氣不氣我了，也許她看見我這樣地待她，她可以轉怒爲喜了，

想到這裏，他疑着夫人恐怕已經有了笑容在臉上了，他恨不得將他的頭腦化爲夫人面前的鏡子他心中亟亟乎要看他夫人，他忘記了理髮匠手中有一柄極鋒利的小刀，在他臉上刮來

刮去的，他猛然一回頭，下頷一縷血痕，便陡然的現出來了，

這真使理髮匠嚇得驚惶無措，他精研了五年理髮的技能，從來沒有刺破人家的臉，他很快的拿了粉撲去替他掩起來，一面卸掉他的責任，輕輕的說，

「先生你不該動的，要動，你先打我一個招呼，」

他的話很輕微，更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其餘的理髮匠雖然知道這總是一個顯然的過失，聲張起來，是與營業上有損的，所以看見只當作不看見，

長生先生的心，並不在這上面，他知道是自己的過失，他更不理怨理髮匠，他只望着粉可以止了血，然而他最强的希望心，不是止血，是想他夫人向他笑一次，

自己的臉破了，仍舊不能看見夫人的臉，是長生先生心中所不甘的，他指揮着理髮匠將椅板遷原，明裏是對鏡一察他的傷痕，暗裏還是從鏡中一察夫人的臉，

可憐這是他的苦心。結果仍是使他很失望的，他坐起來之後，第一着是對鏡望了望，第二着是用手指在傷痕上摸了模，一小塊粉接着落下來了，粉落下接着流血，理髮匠的冷手巾却早已預備好了，

當冷手巾按着傷痕之後，給了一個機會讓先生對鏡一視他夫人的臉，他看見了夫人右腮邊的髮有三層波浪輕覆着黑的髮襯着微紅的臉，比以先更美麗，

他欣賞着夫人的美，忘却了自己的不適，他夫人究竟是否注意着他，連他自己也不會知道。理髮匠第二次粉撲上了他的臉，那個活動的椅背倒又放下去了，

這一次放下去，他的心地，已沒有從前那樣亂，他想着自己夫人是美的，就是不笑，她也是美的，何用着笑，她暫時雖然有些氣我，終久總是要好的，今天是來修面的，不應該亂想。亂想的結果，是自己吃了虧，他暗暗罵着自己，該死，該死，真該死，

終得使理髮匠完畢了他的工作，

三

面修好了之後，他離開了椅子，回身坐在一個小凳子上，他的意思，是等候夫人理髮之後，可以一道回家，

理髮匠覺得深深地對他不佳，很恭敬的送上了一枝煙，又斟了一杯茶，最末，還拿了一疊畫報給他，

其實，先生又何嘗有心去畫報，他一面吸着煙，一面兩眼直勾勾的望着鏡子，一直等到他夫人的臉漸漸冷下來，他方將一雙眼移到報上，發現了最上面的一冊畫報，乃是一冊良友，

不覺抽了一口氣，心中轉了一遍說，夫人的從前，不就是自己的良友麼，

他一面隨手翻翻，夫人的髮已經燙好了，他看見夫人動身，趕緊站起來會鈔，因為理髮匠找錢的遲誤，終使他夫人獨自出了門，等到長生先生出門的時候，夫人老早上了車如飛而去了，

先生遭了這樣的一個刺激，悵悵的回家，他無精打彩的坐在堂中，燃了一枝煙，手中雖拿了一份報却一個字也看不下去，

「太太還沒有來」

娘姨的話倒問出來了，先生也沒有答話，他將報放下來，向她望了一次，又舉起來看下去，

「今天的醋不大好，」娘姨覺得很沒有意思，她搭訕着說，「蟹不能再煮了，還是拿起來罷，不知道太太什麼時候回來呢。」

一面說着，他走向後面去，先生一肚子的高興，

他放下了報，抬頭看看，天上大有雨意了，黑雲似乎堆起來，馬上就會有雨，他的一顆心，却又轉向他夫人身上去，他惦念着現在他夫人不知還是在車上呢，還是到了人家，就是到了人家，回來也不便的，在平常的時候，他會叫娘姨送傘去，如今連傘都無處送，

他很沉悶的在中堂走了兩會，就跑到樓上去，坐在沙發上，儘管的呆想。

他想自從去年失業之後，一直的坐在家裏，也坐的太厭煩了，柴米油鹽的料理，言語舉止上的溫存，簡直將自己化爲一個婦人，自己的妻，反而驕縱起來，倒像一個丈夫了，

「妻，是不能將她驕養慣了的，」他恨恨地念的，「慣了，她便立刻爬上了你的頭頂」

他不覺深深嘆了一口氣，

鐘聲的搭地響着，房中也非常的靜寂，鐘聲引起先生的注意，先生看着指針正指着四點三刻，

那可愛的夕陽本來是沒有的，向南的窗更沒有一些煖氣，巷中小兒鬧聲也聽不見，先生的身上覺着有些冷，

他開櫥找一件馬褂加身上，發現了櫥門並沒有關好，他十分的懷疑，恐怕娘姨乘他們不在家的時候，拿了他們的物件，他輕輕地開了櫥門，方知道是櫥中一個抽屜沒有關好，所以礙了櫥門的事，

順便抽開了抽屜。看見一個小紅皮日記簿子斜擺着，

他從來沒有買過這種簿子，以爲這總是夫人買的，日記簿子對於一個已經嫁過的和丈夫住在一塊的女人，還有什麼可記的事，

先生本着這個思想，去翻那日記簿，在他未取到手中之前，他謹慎地記着了那日記簿安置的地位，這並不是他十分謹慎對於做任何的事，乃是他恐怕夫人發覺了他看過簿子，又是一場拌嘴，

這簿子上第一張寫着一行字，

「我們的生活沒有善惡，沒有真，只有美，我們同在美中生活着，」

下面寫了兩個字，是湘雨，先生看着心中勃勃的跳，

他真不敢再翻上一頁，他要保持原有的心境，恐怕看出別種詞句，傷了他的心，

但是，幾次的試放下去，終於捨不得的又拿起來，他終於看了裏面的內容，

簿子的內容，倒是簡單的，裏面只有一篇不全的賬，賬上寫着，

來洋二百元

付四角

菊花送力湘來

付八角

菊花送力湘來

付一元

菊送力湘來

付三元五角

付二角

付一元二角不可忘記

付……

此外什麼也沒有了，再往後翻，就全是空白，先生滿腹狐疑着，一面却謹慎地將簿子放還了原處，他想自己從來沒有這二百元的進款，菊花的送力，也從來沒有聽見夫人說有這麼多，這都是奇怪的事，他關好了櫥，回身坐在卓前的圈椅上，

卓的左邊，也有一個賬簿擺在那裏，他彷彿憶起夫人說過有一次菊花的送力是兩角錢，他要翻開這部家庭的賬來看看，

當他將賬簿翻開之後，他方覺悟出來四，五月的賬，都是自己一個人寫的，夫人未曾寫上一個字，

他很無聊的往回翻，方漸漸地看見夫人的手迹，再翻，就完全是他夫人的手迹了，他想着如今家庭中是有兩個賬，一個是自己寫，一個是夫人寫，夫人的進款和用途，自己完全不知道，

四

他坐在那裏想，湘雨便走入他的腦中，他想湘雨和自己也沒有什麼交情，為什麼這樣送菊花，

他陡然憶起那天湘雨和他以及他夫人共吃飯的時候來，記得湘雨的香煙有一次掉在桌下，當他去拾的時候，夫人臉上有些不安，

「吃飯的時候，她的眼確向湘雨望了兩次，」

先生這樣念着，「湘雨不是也笑過兩回嗎，」

他越想覺得事體越是不妙，夫人和自己這樣的淡薄，恐怕是愛上了湘雨，湘雨比自己有錢些，臉也長的好看些，

他用手在頭上捶一下，表示着憤恨，

天色漸漸地黑下來，房中的電燈還沒有亮，

廚房中有鍋盪的聲音，娘姨恐怕是在弄飯，

先生從椅中起來，走到床上躺下，兩隻眼望着帳頂，

「愛湘雨便讓她去愛，」

他自強的心在他體內燃燒着，

「不過吃我的飯，睡我的床，反去愛湘雨，我這一口氣怎麼能嚥下去，」

「也好，我就送給湘雨罷，一個女人本來是一件貨品，只要他們兩下情願，我又何惜一
朵殘花，一枝敗柳，」

他好像湘雨和他的夫人都站在面前，夫人已經答應了，湘雨滿面的羞慚，他滿身都覺得緊張，心跳的非常之快，

「她就像這樣的去了嗎，」

當他心中這樣默默地念着，他聞見枕頭上的香氣，這是他夫人頭水香，在沉靜的夜裏，他微醒的時節，聽着微細的呼吸，依偎着溫潤柔滑的皮膚，聞着這醉人的香味，當他的手微觸着夫人胸前的時節，夫人似醒非醒的將這柔嫩的腮緊貼着自己的臉，親昵的說，

「親愛的……」

先生怎樣能忘記這種情景，能將自己換一個湘雨嗎，他的眼淚流下來了，

當他的眼淚流到枕邊，他用手摸着了枕邊的手帕，手帕上是有他夫人臉上的香味。枕上是他夫人手刺的花紋，花紋是兩個字，這兩個字就是，「甜夢」

他想到有一次夜裏他向夫人說起這「甜夢」兩個字，

夫人說，

「我們只有甜，却沒有夢，生活都是真實的，都是甜的，」

先生說，

「人生難道沒有夢，」

妻的藝術

「夢是有的，我沒有和你在一起的時候，常常地夢見你，如今你在我的夢，」

先生說，

「我現在不知道是真還是夢了，我自從認識你，親愛的，我腦中無時無刻的你有的，從前有現在也有，現在是你的真人，從前是你的假象，不過我分不出來，好像終日終夜的，你和我竟沒有離開，你看，叫我怎麼說是真是夢。」

夫人有一陣巧笑，她說，

「這是容易試的，我捏你一下，你覺得痛，便是真，不覺得痛，便是夢，」

先生是受不住捏的，夫人也沒有捏，先生問過夫人甜在那裏，

夫人說，

「甜，在我的口內，在你的心頭，」

先生一切的經過，都不能忘去，便愈是捨不得，愈是悲傷，

他和他夫人開始家庭生活，用盡了他三年來的積蓄，他不能再得着這三年來的積蓄，又在什麼地方去找這樣的夫人，

大門上拍拍地一陣響聲，先生趕緊從床上爬起來奔下樓去，他預料着是夫人的歸來，不

料所見的人，乃是湘雨，

先生看見湘雨，有火從眼中冒出來，但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說不出什麼難聽的話，做不出什麼難堪的舉動，

湘雨的態度，倒是很平凡的，廚房中的娘姨，倒也跑出來一次，因為看見是湘雨，她便又回到廚房裏，

湘雨一進來便脫了大衣，他的面色倒是很和藹的，先生兩眼望着他的大衣裏衣，只覺得是平正服貼，光彩煥發，

湘雨脫了衣，就坐在椅上取煙吸，好像是自己的家庭，並沒有一點不適意，先生越看心中便越氣，因為越氣，便越說不出說來，

「外面倒是很冷的，半天來都像是要下雨，可是一點下不出來了，」
湘雨說時口中含着烟，態度很自然的，

先生更沒有答一句，
「晚飯吃過了嗎，」

湘雨問了第二句話，顏色也轉莊嚴了，他的兩眼，正對着先生看，好像一個偵探，先生也察覺出來，湘雨是向自己看着的，他心裏非常難過，他恐怕他的淚痕，給湘雨看

出來，

湘雨哈哈地一陣笑說，

「你今天受了什麼刺激，怎麼會變成這樣的呆板，」

先生被他一陣笑聲驚醒過來了，湘雨的話，一個個的字都注入了他的腦中，非常明瞭，先生說，「沒有什麼刺激，」

他回着話，臉上十分的莊嚴，

「你別爲了失業而憂愁，應該打起精神去找的，失業的人，心思越不順，越要裝出很順的樣子來，方能得着事，謀事的人，第一件要緊的事，便是有精神，有精神方能使人有鮮明能幹的印象的，

先生聽了這些話，沒有一個字不刺他的耳，他想湘雨這個人，是在教訓我，再不就是奚落我，他迷了我的妻，還來奚落我，他的怒氣，從丹田裏衝上來，

可憐他是有學問的人，怒氣衝到了喉間，始終不敢發，於是又重行咽下去，湘雨又接着說，

「我看你又是和夫人拌嘴罷，自己的夫人，有什麼地方過不去，況且，你失業了這些時，她苦心維持着家庭，省吃減用的，沒有什麼地方對你不過，」

先生的手都顫起來，湘雨說，

「也是，一個人失了業，總有一些閒氣，家裏只有夫人，便向夫人發了，你不能如此，你總要做一個明白事理的人，」

先生真忍不住了，他很氣的說，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的家，用不着你管，我的夫人，更用不着你管，」

湘雨的面色陡然的變了，但是他仍裝出笑臉，慢慢地說，

「請你放莊重些，爲什麼這樣的亂說，無怪你夫人要和你吵，」

湘雨假笑了一次，先生說，

「你自己問心罷，你在我家裏太不莊重了，」

湘雨的臉色立即就變了，他的手有些顫，

門上一陣拍拍的響聲，兩個人也沒有再多說話，不過湘雨是知道這是長生夫人的歸來，

先生也知道是自己夫人的歸來，

兩個都不願去開門，先生是不願意，湘雨是不敢，

門敲的很急，湘雨的大衣已拿上了手背，先生兩眼向他瞪着，廚房中的娘姨跑出來開了走進來的人，確是長生夫人，可憐她只受了娘姨的笑面歡迎，她丈夫沒有笑，朋友也不

敢笑，

夫人走進來的時節，湘雨當然是決計走的，他不敢和長生夫人說話，更不打先生一個招呼，一直的走出去，

夫人到是滿心的疑惑，她立在中庭，看着湘雨很快的走出去，沒有功夫讓她表情和說話，眼前雖然有一個丈夫在這裏，她却不願意問，爲什麼不留他坐一刻，

她似乎是很失望的上了樓，只留着先生一人在樓下默默地坐着，廚房中菜飯香味，向人鼻中亂擲，

先生坐了一刻，心氣平和了好些，他不能捨棄了對於自己夫人的愛慕，他慢慢地上了樓

五

先生上樓所得的印象是看見夫人靠在沙發上，手中拿了一枝煙，

先生很和悅的說，

「蟹也好了，飯也好了，你現在要吃嗎，」

先生有一臉的笑容，夫人也沒有說半句話，她吸了一次煙，那噴出來的煙，在房中一陣陣地上飛騰，

先生沒有方法，回身坐在圈椅上，他將圈椅轉過來，面向着他的夫人，

他心中盤算着說話，不知道說那一句話是好，看見夫人的髮的美和臉的美，心中又喜歡又難過，

樓梯上簌簌地響了一陣，姑娘走來了，她很謙恭地問太太可要開飯，

太太只將頭略點了點，姑娘說，

「蟹怎樣辦呢，還是先吃，還是後吃，」

太太一聲也不響，姑娘靜靜地站在那裏，先生倒有些忍耐不住，他笑着說，

「我看還是一道吃罷，把蟹切碎了，用油一炒，然後再把薑末鹽醋和芫荽一烹，倒也是美味，」

姑娘雖然聽了，但是不敢下樓，她兩眼注視着太太，似乎是要望她首肯，

太太始終沒有表示意見，先生又重新笑起來說，

「前次我照這樣做，你不是說很好麼，今天我再來做一回，」

她向姑娘說「去罷，我跟你一道去，」

姑娘笑容滿面的下了樓，先生跟她到了廚房，

這件事在姑娘看來，先生定可贏得太太的歡心，太太終究是有福氣的，比較自己因為丈夫好賭，拌嘴嘔氣的出來做姑娘就好多了，其實，先生的心，並沒她丈夫的心安閒，她丈夫

只要戒賭，娘姨仍不失爲他的一個賢妻，聽從命令服侍周到的，先生呢，他不但賭，而且對於夫人，做到如此地步，並不能博她一笑，

當先生拿着鍋鏟子的時節，心地就不對了，前次他在廚房中的時節，她夫人是站在一旁幫助，誠然的，小家庭中夫婦合製一兩樣可口的菜共吃，當然是分外的香甜，如今呢，他一人做好了伺候夫人，而且，夫人還未見得滿意，

飯開到桌上，先生自己不願再上樓去請他夫人，他叫娘姨去請，倒是娘姨的好，他夫人竟下了樓，

吃飯的中間，並沒有談話，夫人對於蟹，也沒有大吃，也沒有不吃，也沒有說好，也沒有笑，

這是一個很沉靜的晚間，一個很沉靜的家庭，很沉靜的家庭中，兩個很沉靜的人坐着吃飯，

吃過了飯，未人是照舊洗臉撲粉，那新燙的髮襯着剛洗過的臉，真是很好看的，

夫人已經坐在沙發上了，一枝香煙也很幽閒的送到口邊，先生仍在圈椅中，轉了半天隨也取了一枝香煙，嚙在口中，他真不能老是對着夫人看，他轉對着寫字檯，扭開了檯燈，便在案頭取一冊書，置在面前，

夫人見他看書，自己也就站起來開了櫥，拿出那未結好的絨繩衣來結，他們有了快樂家庭的形勢，却沒有快樂心地，

鐘聲的搭地響着，房中兩盞電燈也發出很和悅的光線，一切的東西，都很靜寂的，平安的，和悅的，

窗外的風，更聽不見一些響聲，看這個天氣似乎是不會下雨的，小販賣橄欖聲，由遠而近，那拖長的聲調，與賣餛飩的梆子聲，遙應着，鄰家的留聲機儘管唱着那一片玉堂春，先生面前擺着書，兩眼却儘管向燈望着，他想

「到底什麼時候纔睡覺，」

他又拿一枝煙抽，又跑起來走兩趟，偷看了兩次夫人的臉，仍舊坐在那裏看書，

鐘聲仍的搭地響着，房中愈見得靜寂，巷中某家的門開了，一對皮鞋的步聲，很有節奏的走出來，細察他的步履聲，像是一男一女，他們唧唧嚶嚶，話談的非常的親密。

步履的聲音，驟然的停止了，一種很清脆的話語，直奔先生的耳鼓，「明朝會，」

這個聲音是非常的嬌媚，先生的心已被她振動了，這明明是一對情人，互道惜別的話，女的聲音太好了，她勾動她的情人，她的鄰舍，以及聽見她聲音的一切孤獨男子，

先生忍不住站起來向窗外看一次，他忘記了從窗子並不看見巷中情景的，

先生站起望的時節，夫人鼻中嗤了一次，這種聲音，提醒了先生的羞惡之心，他很難過的坐下來，將圈椅轉向着他夫人，

他用很誠懇的態度哀求着夫人說，

「一切的事，都是我一個人不好，不過你對我所施的懲罰太重了些，我捱不過這種痛苦，總望你饒恕我，給我一點生趣，就是你罵我幾句，打我兩下，也比這樣的好，」

他兩眼中發出至誠，滿望着夫人給她一句話，夫人儘管結衣服，正眼也沒有給他，

先生的熱情蓬蓬勃勃地在心中燃燒着，一切悲哀痛恨和期望，全都壓在他的心上，他忍不住的又說，

「請你追迴我倆的已往，我們中間怎麼能容這樣的傷痛，我容戀着一切的甜蜜，期待着我們將來的快樂，我們不是隨便結合的，有困苦的經過，百折不回的奮鬥，一年，兩年，三年，我們不能將這三年化爲覆盆的水，明日的黃花，」

先生的淚湧出來了，他的熱情像亂箭一樣對他夫人發射着夫人像是有些不安，

「湘雨這個人……」先生又添上這一句，

夫人陡然興奮而站起來，接着，就是更衣，

一會兒功夫，先生只聽見叭的一聲，房門已經關起來，夫人也就屏除了裝飾衣衫，幽然

的進了被，房中的電燈，也就隨着滅了，

先生看着這一切完畢，只好仍舊坐在圈椅上，那一盞檯燈，兀自發出很弱的光線，顯得房中分外的幽暗，

六

先生靜靜地坐在那裏，聽見夫人翻了一個身，隨後更聽不出什麼聲息，他默默沉思，覺得婚姻真是痛苦的，沒有結婚的時節，在這樣清靜的晚間，也還能寫一兩首詩或者做幾短文，如今，多了一個人睡在床上，心思便格外覺得不寧，

他想着人家說的，「結婚是愛情的坟墓，」這句話是真正不錯的，這個墓是不能掘開，掘開就是整個的完了，

想來想去，先生也只有睡覺之一法，他懶懶地脫了衣裳，很小心的上床就寢，

按照着自然律，要下雨的天氣，空氣是很潤濕，不單是空氣潤濕而且溫度也很高，兩個人睡在一條被中，便很覺得熱，

先生心裏很煩燥，身上很煖熱，的確是一種難過的情景，但他始終忍着，硬閉着眼，竭力引誘自己進入睡鄉，

這本是一件難事，眼雖然是閉的，心地仍是開張着，因為視覺閉起來，他的嗅覺和觸覺

、就分外的靈敏，

他觸了溫柔嫩滑的皮膚，聞着了熱氣蒸發出來的香味，先生的心勃勃地跳着，他想一個甜蜜的吻，

當他的嘴唇還沒有靠近他夫人臉的時候，他夫人陡然地將身體轉過來了，她狠狠地望着她的丈夫，兩手很快的將先生一推，倏的坐了起來，

在她的意思，好像先生是要用武力來壓制她，她坐了起來，是她的防禦之道，其實，先生並沒有這個心，他看夫人如此，他摸不着頭腦，也不知這一着到底有什麼用意，

夫人的舉動，倒是十分的快，一面坐了起來，一面着上拖鞋下了床，先生仍睡在那裏，冷冷地望着她，她兩手提着先生的臂，向床下拖，

可憐她沒有力量，不能將先生拖下來，先生也知道她不能拖下來，仍舊望着她作一種苦笑，

夫人因爲自己的力量弱，心中便更氣，她用盡平生之力一拖，卒將先生拖出被外，先生的頭，很不幸的碰在床柱上，

先生因爲痛，笑容便立刻收起來，怒火一陣陣地勃發，一伸手便捏着的夫人的腕，夫人用力的掙扎，並不能脫去她丈夫的手，她雖然用了那隻手竭力的推，但是被執的這

雙手，却疼痛的莫可名狀，

現在的夫人，真是五內俱焚，她的臉色變了，發急了，疼痛的不可忍了，她硬忍着不悲啼，只微微發出掙的聲音，掙到末了，容顏陡然變成悲慘，雙淚並湧出來了，

人到了流淚的時節，便沒有勇氣，況且是一個女子，本來沒有粗暴氣息的，她流淚只是招人憐惜，那新燙的頭髮，凌亂的掛在腮邊，襯着紅紅的臉，

她的頭低下了，臉上變悲苦了，先生不忍再加她的痛苦，終於放了手，

不過先生一放手，夫人的怒氣却又勃然的發了，她將被褥枕頭一齊拋到地下，先生只好下了床，她又轉身到了粧臺，

先生爲愛惜粧臺上香水香粉，便攔腰將她一抱，擲在沙發上，夫人幾次奮起，都被武力阻了回去，

夫人有時用頭撞過來，有時用腳踢先生的腿，或是踩在先生的腳上，有時又用手捏先生的肉體，

一切的攻擊，先生只迎之以防禦，從沒有使夫人感受肉體上傷殘的痛苦，

這種斷斷續續的攻擊和防禦，都是默默的做出來，一直等到夫人筋疲力倦，她爬上床去，自行睡覺，先生方得着了休息，

正如俗話說的「痛定思痛，」先生在他夫人就寢之後，回想剛才，真有許多的悲哀，他將被搭在夫人和自己的身上之後，一點快樂的心思也沒有了，他也不再用手和嘴去觸他夫人，他只自己悲傷着，一直到了最疲倦的時候，方糊裏糊塗的入了睡鄉，

七

次日的早晨，先生老是不知醒，還是娘姨攀開了帳門將他叫起來的，先生一睜眼便找夫人，夫人的影兒也沒有一個，

娘姨道，先生，樓下有客人來找你呢，

先生却沒有回她的話，却反問道，「太太呢，」

「她一早就出去了，」

先生更沒有其他的話，他披上了睡衣，一肚子不高興的下樓去看那客人，

這客人是誰，原來是先生幾年不見的朋友陶慕，

先生看見慕陶，一肚子不高興全然飛去，他連忙跑下樓來和他握手，口中不住的說着，

「實在少禮的很，我還穿着睡衣，」

慕陶說，

「我們還是和從前在學校一樣，不必拘束，我們也不要說，我好你好的話，行不行，」他滿臉笑着，先生更不說其餘的話，

「我看你是剛才起來的，」

先生滿臉羞慚，說，

「幾個月來的生活，都是這樣的頹唐，我們很好的，我竟用不着不說實話，」

「我來的太早，將你從熱被中拉出來，尊夫人定然要罵我的，」

「她老早就出去了，」先生很失意的回了這句話，

娘姨打了洗臉水來，慕陶又接着說，

「我接到你的信，知道你現在是沒有事，我本來是找湘雨帶我到此地來，那知道他在家鬧家務，」

「湘雨是一個「豈有此理」的人，他不會到我家裏來的，」

慕陶不覺一怔，停了一刻，他笑說道，

「也可算是一件滑稽的事，他夫人和他鬧，說他認識了一個女人，恰巧今早有個女人到他家裏去，於是他夫人立刻鬧得天翻地覆了，」

先生的臉，有些異樣了，但他不相信這話是真，他反問道，

「他夫人不是不在此地嗎，」

「我也不知道，他的用人談話中漏出來，說是昨晚來的，一來就吵，到了今早，可算已臻極峯，」

「那女子你看見了沒有，」

「怎麼沒有，」

先生便越發的難過了，他只覺得臉上熱勃勃的，從心裏一直熱到頭腦，

外面蓬々的一陣打門的聲音，娘姨便去開門，進來的人，在先生的目中是他的夫人，在慕陶的目中，却很像是那找湘雨的女子

慕陶的臉也有些不對了，娘姨說了一聲「太太，你回來了嗎，」

這幾個字在慕陶耳中像轟雷一樣的響，

慕陶的臉一陣陣灰白下去，先生的臉一陣々紅下去，夫人一句話都沒有響，一逕走上了樓，

夫人上了樓，是否含着滿腔的悲痛，樓下的人不知道，慕陶是覺得夫人看過了他一眼，他心中想着，果然要是長生夫人，長生先生知道了以後，心中該多麼難過呀，他立定了主意，臉上故意顯出笑容，不要招先生的疑慮，

他想他是來介紹事情的，儘管將事情說出來，總沒有害，於是他說，

「你的事已經有着落了，我今天是來報喜訊的，」

先生一聽見「有事，」立刻就醒悟過來了，幾個月來的窘迫，真不知使他受盡了多少苦惱，只要有事，大小都是無關緊要的，

但是命運之神却不能由人預算的，壞的時候，想好也不得，好的時候，想壞也不得，慕陶說的事，月薪有三百元的，其實，三百元也不多，

先生非常的快樂，他忘記了湘雨，湘記了自己夫人，忘記了剛才一切的難過，慕陶心中倒也是很快樂的，因為他曾經給他朋友以極大的安慰，

他很幽閒的四面望着，不禁失聲的說道，

「你真的雅致呢，看你這幾盆菊花够多麼美麗，真可以入畫了，」

這句話如果是在先前說出來，先生必定是眉頭一皺說，「這不是我的呀，我那裏有這樣的閒情逸致，」如今却不然，他心中喜歡，他更加上一句，

「不單是菊花，還有很好的蟹呢，」

說道蟹字，先生心靈上有點震動，他想着蟹是夫人的，「食之不祥，」不過慕陶却不給先生以思想的機會，他說，

「你的好運就要開始了，讓我賀你一杯，穿起衣裳來，一道兒出去罷，」
在理先生是要客氣一番的，他知道慕陶是不喜歡客氣，他是自己的好友，不敢推却所以
他只笑臉的在堂中走了兩趟，就跑上樓去穿衣了，

先生走到樓上，看見夫人伏在枕上，好像是哭，但他沒有閑空管這些事，趕緊拿了衣服
下樓，穿好了兩人便一同出了大門，

到底是誰買一杯酒請誰，全不是二人放在心上的事，不過酒總是要喝的，
這時光是中午還沒有到，就得算是一早酒，「飲「早酒」的人是要有資格的，沒有酒量
空着肚皮的人，灌下去準醉，

他們兩人都是快樂的，快樂是酒的朋友，正和憂愁是酒的朋友一樣，
慕陶兩杯酒下了肚，就有些不對了，他的酒色，先上了兩頰，由頰而入於眼，白眼球上
有紅色的光芒，

這種現象是不好的，慕陶是個爽直的人，心中容不住事，酒下了肚，更容不住事，他陡
然問出一句，

「嫂夫人認識湘雨嗎，」

這真是青天裏一聲霹靂，正打在先生的頭頂上，先生本來是有些酒意的，經此一擊，酒

意全無了，他的臉色紅一陣白一陣像風扇似的，在那裏慢慢的轉，但是，慕陶看不出來，他老是注視着先生，先生真沒有法子，他嘆了一口氣，慢吞吞的說，

「豈但認得，……所以我說湘雨真是一個「豈有此理」的人，」

但是慕陶並不注意，他說，

「說一句你見怪的話，我看見的那個女人，真有些像你的夫人，不過這是句笑話，你不要介意，」

先生也有一點奮興

「自然是她了，這話真不能談了，」

慕陶哈哈的一笑說，

「這不過是開始的一着，你却不可把這事看的太重了，防微杜漸，本是你的事，你注意一點就行了，現在這個時代，沒有話說，是要人力來控制潮流的，」

先生不響，他不知道要說出什麼話來，

慕陶的興趣却高的很，他接着說，

「你是一個不懂女子心理的人，女子才嫁人的時候，她只有一條心，就是要男子不可與其他女子拼相好，這是你爲人太好了，你不會有這種事的，所以她這一條心早就放下來，走

上第二步了，這第二步是什麼呢，便是她期望着男子比她所認識所知道的男子高一籌，這種希望却也不大的，所謂她所知道的男子，也不過是幾個同姓和姻戚，而且高的程度並不遠，只要高一點就行，種類也不多，或是面貌，或是文學，或是技能，或是金錢，四項有一項就行，你想想看，這一着你使她滿意了沒有，

先生從來未聽見過這種妙論，他以爲這是喝醉了酒的話，怎好回答，但是慕陶興趣仍是高的，他接着說

「這條也算你使她滿足了，她就走到第三着，那便是她要握住你的錢財，管你這一份家，這個地方須你明白，她並不是想拿你的錢供她揮霍，乃是她可因此一化而爲你的監督人，你的用度，她全知道，她的用度，却也使你知道，並且使你在她用少的时候，覺得抱歉，在她用多的時候，覺得不多而且得當，這時你雖名爲丈夫，實際却是她的僕人，而且阿諛着服侍着她，無所不至，這就是她生活的藝術，藝術的生活，」

他說着非常得意，一口便將杯中餘瀝飲盡無餘，慕陶的酒下了肚，他便格外的奮興了，他說，

「男子能以制服女子的，就是在第一着和第三着，能在第一着和第三着上用點功夫，他已經就是高人一籌了，」

「但是，男子中愚笨的太多了，他們見不及此，他們得着了妻子之後，首先恨不得跪在妻前發誓，終身不與其他女子交接，自己有兩個錢，便把妻子當作聚寶盆，一個一個送到她手中去，自己却又想出天方來去滿足他妻子第二重欲望，那就是要勝人一籌，」

「他們萬想不到，不和第二個女子交接就是謝絕社交，失去了朋友，錢送到聚寶盆中就是一文不用，有朋友的人能不能說不遇見第二個女人呢，錢在聚寶盆中，想拿出來該是多費事呢，不交朋友，不用錢，就會勝人一籌，世界上那有這種奇事，除非是做夢，老實說，沒有朋友的，不用錢的，這樣的夢也不應該做，」

「但是千千萬萬的笨人，都照那樣做下去，替他們老婆做牛馬，受她們的鞭策，呼喚，指揮，同時還要在爛泥中做升官發財的夢，」

他說着立起身哈哈的一陣大笑，順手向先生肩上一拍說，

「老哥，你不要氣，我並不是有心在罵你的，因為這是事實，並不是理想呀，」

「這都是至理名言咧，」

先生也隨着立了起來，

「我今天真得了不少的學問，」先生又加上了這麼一句。

「你不要罵人，我這個人是最直爽的，」

說着他又喝了一盅酒，人就更不對了，

先生恐怕他真的喝醉了，便催着拿飯，二人糊亂吃了一陣，結果是先生會了賬，

慕陶興趣，仍沒有減，他說，

「老哥，你別爲了這些心事不高興，今天我陪你看戲去，你現在在第二着上已比湘雨勝過一籌了。況且，她現在還受了刺激，你得好好利用第一着第三着。相機而動，無往不利已，」說着又哈哈笑了一陣子，硬要拉了先生去看戲

其實，先生並沒有怎樣的不高興，不高興的時期，早已過去了，先生實在是陪了他去看戲，並不是他陪着先生，結果又是先生會了賬，

到了戲館以後，慕陶的興趣漸漸地減了，話也不說了，先生想着自己得了事，一切都活動了，他心裏快活，他倒是真的在看戲，

時光隨着戲的節目，一節節的向前移，慕陶眼中紅色的光芒也漸漸的消去了，他的心靈指示着他，叫他輕握了先生的手，很抱歉的說，

「剛纔是喝醉了，對不起得很，說了許多糊塗的話，實在對不起得很，一切得罪尊夫人和你的地方，統請你饒恕，只當作一句戲言，」

本來先生心裏，沒有一些兒芥蒂的，如今被他一提到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她的臉立刻

就紅下來了，但是嘴裏却不住的說，

「不要緊，不要緊，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他更沒有其他的話，也不敢說什麼，在這個大庭廣衆之中，

他兩人如坐針氈的將戲等散了場，

出門的時候，慕陶說，

「今兒全是你會了賬，令我心中更覺不安了，明兒是我的東，帶到府上去賠罪，」

九

二人分手之後，先生乘着人力車，如飛的回了家，

進門，娘姨便問他可要吃晚飯，他點了點頭，將大衣脫了坐在沙發上等飯食，

娘姨雖然擺了兩付筷碗，先生心中總想着是一人獨吃的，像這樣的事已經過多少回，不足爲奇了，

不過今天令他驚奇的，便是他端起碗來，見他的夫人嫻嫻的下了樓，

他先以爲她又要出去，繼而看她居然不慌不忙的坐在自己的對面，

依先生的意思，就許大笑一次，以表心中的喜樂，但又怕損了自己的尊嚴，又怕氣了他夫人，愈是不可收拾，所以他勉強的忍着，很難過的吃那一盃飯，

吃了幾口，忍不住要偷看他夫人一次，見她臉上，似乎還有淚痕，面容是很冷的，沒有一些兒笑意，

飯後，先生照例是要上樓洗臉的，娘姨早就替他打了熱水，他擰了一把手巾將臉一擦，便擲到盆裏，取了一枝香煙吸，夫人剛好上了樓，

先生想着她定然要叫娘姨換一盆水的，但是不然，她不但不叫娘姨，而且順便就拿了先生的手巾擦了臉，還撲了一點粉，不過先生從鏡中窺探的結果，她仍舊沒有一點笑容，

先生不敢笑，扭開了桌上的檯燈，隨意的看看書，他暗暗地注意着他夫人，只看她從櫥裏取出昨晚織的那絨線衫，仍舊坐在桌旁那椅上織，

窺視的結果她臉上仍沒有笑容，

先生心中真想笑，但竭力的忍着，忍不住的時候，他便默誦三字經，這倒是很有效驗的，他從「人之初，性本善，」背到「教之道，貴以專。」的時節，就完全不想笑了，

不過這終是難過的，可取的一點，便是難過中帶了一些快樂而已

先生想這不是好法子，還是看書，他在案頭隨便取了一冊，乃是青年詩人譚維翰的集子，隨意一翻，裏面一首詩叫輕鬆，

那一晚，不用提，

當它是一個謎，
她朝我身邊跳，
酒渦上一朶笑，
我手在她手中，
影兒也貼着胸，
這相逢多輕鬆，
輕鬆如同晚風，

前一晚，不用提，
還不是一個謎，
她向我直招手，
獨自兒往前走，
我哭，像發了瘋，
牽手也落了空，

妻的藝術

幽 靈

一一二

這離別多輕鬆，
輕鬆如同晚風，

先生想着這時到很有些意思，他接着看過一首叫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當是春天裏一場夢，

當是秋天裏一朵花，

好在都是萍水相逢，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當她是偶然一聲鐘，

當她是夢裏一幅畫，

你祇當是眼花耳聾，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她對你任何記不起，
真的，你也得忘掉她，
決不會有人來責你，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即使有人問你的話，
你祇說我不認識她，
忘掉她吧，忘掉她吧，

朋友，你何必記着她，
當是春天裏一場夢，
當是秋天裏一朵花，

妻的藝術

好在都是萍水相逢，

先生看看也覺得無聊了，他拿出一幅花箋，索興將這首詩抄上去，他又想到他和他夫人第一次認識是在火車上，他拿起筆來在後面又添上兩句，

好在都是萍水相逢，

好在都是萍水相逢，

寫完了又偷看了他夫人，看她心中好像十分的愁悶，還微微的嘆了一聲，更沒有一些兒笑容，

先生心裏盤算着，

「我寫，她到底看見了沒有呢，

我早上和慕陶說話，她到底聽見了沒有呢，」

他的靈機一動，想着自己在她面前坐着，她即使想看也不好意思，不如走開，讓她儘量看一次，

他想着站起身來，在房中踱了兩次，便跑到樓下取大衣，

他將大衣取來的時節，看他夫人仍舊坐在那裏沒有動，究竟看了沒有，他始終不知道，但是大衣拿來了，倒不好收起來，他開櫥收衣的時候，見自己的馬褂長袍平常凌的亂

放在那裏的，現在都摺的好好的放在裏面了，他又想笑，仍舊怕夫人看見，想來想去，還是向樹裏面笑了一次，

他又偷看了他的夫人，臉上仍舊沒有笑意，

他又在房中走了兩趟，仍坐在那椅中立想，想了一刻，猛然憶起來今天吃過飯以後，茶還沒有喝一口呢，他桌旁擺着一把小的茶壺，几上就是一個水瓶，他想今晚娘姨糊塗了，怎麼到現在還不問我要茶不要呢，他站起來拿水瓶，水瓶却是沉重的，料想裏面必是滿貯了熱水，不過自己一拿茶壺，心下不覺一動，覺得茶壺倒是太輕了，往常總是瓶輕壺重今天却適得其反，先生掀開了壺蓋一看，裏面已洗的乾乾淨淨，還放好了茶葉，

先生的心，真是完全被克服了，他現在不是想笑，他只有感激，他心裏十分的喜歡，真想在他夫人的面前，說兩句感激的話，不過他偷看夫人的面容，仍是沒有一些兒笑意，

他一面泡茶，一面想着，他既沒有笑意，我也不便去理她，恐怕損了丈夫的尊嚴，長了妻子的驕氣，

他又坐下喝了一會兒茶，便漸漸覺得十分的無聊了，他看着夫人的面容倒並不露出疲乏的狀態，因為她只顧在那裏織絨繩衣，

巷中小販賣橄欖的聲音又來了，好像指示人們這是休息的時候了，生活正如橄欖，的確

是有回味的，誰然在嘗試的時候有些苦澀，

先生想着坐下去太難過了，不如去睡罷，他一面脫下衣裳便入了被，

先生雖入了被，心中却愈覺得不安，他實在想和夫人對坐着，就是不說話，心裏也有快樂的，正如古人說的那種「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的意境，

如今這種意境消失了，睡在被中，反而難過，

他翻來覆去的好幾回，夫人似乎有些覺得，她已站起來將衣服收到櫥裏去，卸裝，關門也預備睡了，

先生心裏真有說不出的喜樂，他笑，蒙起頭在被中笑了一陣子，

夫人已上床了，進被了，一陣髮水香衝入了先生的鼻管，那溫，香，柔，滑，的皮膚，貼在先生的身上，

先生心中勃勃的跳，但他仍是強制着，將臉翻着朝裏，心裏十分注意夫人到底是不是翻過去朝外，

結果是夫人的面向着先生的後腦，一動也沒有動，

先生屏息了半天沒有響，覺得夫人有點異樣了，恐怕是在流淚，他趕緊翻過身來，夫人的確有淚掛在腮邊，

先生真是再也忍不住了，他不敢再翻身，他只將夫人緊緊地摟着，夫人的淚，落在他的腮邊，

十

第二天早晨，先生和夫人正在整理客堂預備招待慕陶以表感謝之意的時候，慕陶就從外面走進來了，

夫人一見慕陶，臉就立刻紅起來，她服從了先生的命令，含羞地向慕陶鞠了一躬，轉身就上了樓，

慕陶含了笑，要請先生出去吃飯，先生也含了笑，他的夫人，朋友，事業，好像完全都如了他的意，

慕陶不單是請他，還要請他夫人同去，先生真不敢答應，她不知道夫人是什麼意見，但慕陶是個直爽人，他叫娘姨上樓去請夫人去，娘姨去了半天，下來了，她滿臉笑容向慕陶說，

「先生，太太謝謝你的好意，她心領了，改日定要親手做兩樣菜，請先生過來便飯。」說着話她將手杖，大衣，帽子，手套都遞給了她的主人，」
先生很快樂的說，

「大衣可以不用了罷，」

娘姨笑道，

「太太叫你穿，說今天天涼呢，」

慕陶微微的笑起來，

先生覺得這一刻是人生最快樂的一刻，向慕陶說，

「我們走罷，」

慕陶點點頭，二人便笑容滿面的出門而去，

能言樹

巴金

營火漸漸地小了，父親的滔滔不絕的話語也忽然止住，他站起來去抱了一束枯枝放進火裏面，我也去幫着捧了些樹葉加進去了，我們又在火旁邊坐下來，

火堆裏冒着烟，於是火勢又漸漸地加大了，樹枝着了火發出低微的叫聲，彷彿是一些小生物在呻吟，父親默默地望着火，像在深思的樣子，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這靜寂使我覺得很不舒服，空氣似乎突然寒冷起來，恰恰有一股風吹過，火被風煽旺了，熊熊地燃着，父親的臉映着火光顯得緋紅，但他依舊不作聲，像沉落進了什麼夢景裏似的，

旁邊不遠處有幾株樺樹，一刮風，樹葉就颯々地響動起來，好像有人在踏着地上的枯葉走路一樣，父親取出一支烟，拿一根枯枝在火堆裏點燃了，來燃起煙頭，他靜々地抽着烟，周圍很靜寂，沒有別的聲音，夜漸漸地深了，我覺得冷，又有點怕我把身子縮成一團，把兩隻手伸出去向火，

遠遠地起了一陣尖銳的汽笛聲，那自然是從車站那邊送過來的，我知道是一班火車經過，我忽然打了一個冷噤，

「父親，我怕，」我忍耐不住，便嚷起來，

父親像從夢裏驚醒過來似地望我一眼，他驚訝地問道，「孩子，你怕什麼，」他輕輕噴了一口煙在我的臉上，

我聽見父親的溫和的聲音，受到父親的關切的注視，我的心又有些鎮定了，我只訴苦般地說，「你又不說話，——你聽那樹葉……」我這時突然用手指着前面左邊兩三株樺樹，這不像樹木，這時候牠們變成了一堆黑影，就像是一兩個巨人躲藏在那裏，設了陷阱等待着捕獲物似的，剛剛又有一陣風吹過那颯颯的聲音響得更厲害了，真正有點叫人害怕，

父親起初好像有點莫名其妙，過後他就微微地哂笑了，他不在意地說，「風吹樹葉響，這是很平常的事情，你用不着害怕的，」他看見我不作聲，便加了一句，「有我在這裏你不用怕的，」

我含糊地答應一聲，我的眼睛仍舊凝視着那些樺樹，那堆黑影微微動着，我的眼睛花了，一團黑影帶了威脅的樣子向着我撲過來，我伸回了手，把身子縮得更緊，我顫慄地等待着，我連忙向父親那面移動，我把身子緊緊靠着父親，

「孩子，你倦了，你就在我懷裏睡一會吧，也暖和一點，」父親愛憐地說了，就讓我把手頭放在父親懷裏躺下身子去，

我躺在父親懷裏，心裏安靜多了，但我却還不能夠閉眼睛，我仰望着父親的臉，他依舊

沈默着，帶着嚴肅的表情望着遠處，我不知道他在看什麼，

一刮風，他就撫摩我的膀子，像催眠嬰孩似地說，「不要緊的，樹葉又響了，好好地睡罷，」

我不能夠閉眼，我却自語似地答道，「樹葉在說話呢，」

「不錯，樹葉在說話，」父親也不加思索，順口唸着我的話，

「父親，樹葉真的能夠說話嗎，」我聽見父親也說這樣的話就忍不住驚疑地問道，

父親不回答我，他只顧望着樺樹，從那邊不時送過來颯颯的聲音，像一些人囁囁地私語，又像一些人在走路，我的頭在父親的懷裏動了一下，父親伸手撫着我的頭，他忽然噓了一口氣，過後說，「從前有一顆樹，一顆能言樹，」他把煙蒂擲進了營火堆裏，

「真的，」我一下子就坐起來，好奇地追問道，「父親，真的有能言樹嗎，」

父親的帶着嚴肅表情的臉上露出了一個溢愛的哂笑，他俯下頭來對着我的臉平靜地說，「這是故事呢，」

「故事，」我疑惑地唸道，我起初有點失望，因為我知道故事都是人編造出來的，我希望那能言樹是實在的東西，但過一會兒我又高興起來了，父親講的故事有一種魔力抓住我的心，即使是故事，然而從父親的嘴裏被說出來，也和真實的事一樣地使人感動，我很喜歡聽

牠們，牠們常常把我帶到另外一種世界裏面，我便說，「父親，給我講個故事，就講這能言樹的故事。」我這樣央求他，

風吹起來，這一次樺樹的影子抖動得更厲害了，颯颯的聲音響個不住，還有那鬼哭似的風聲，樹葉灰沙等等被風吹起在空中飄動，有的就落在營火堆裏，火燃得更起勁，一股一股的火光直往父親的臉上衝過來，

父親依舊沉靜地坐在這裏，動也不動，他俯下頭，拍拍我的肩膀，摩摩我的頭髮，和藹地問道，「孩子，你冷嗎，」

父親的愛護給我帶來溫暖和勇氣，我帶着感激的微笑回看他，我搖搖頭答道，「我不冷，我要聽你講能言樹的故事，」

「好，我給你講，」父親點頭說，他又抬起頭去望了望那幾株樺樹的影子，然後說下去，

「從前有一顆樹，不錯，從前有一顆樹，這顆樹和別的許多顆樹完全是一樣的，也就和那幾顆樹沒有分別，」他說着便伸手去指前面那樺樹的黑影，「總之從前有過這樣的一顆樹罷了，——」

「父親，你又在跟我開玩笑，」我忍耐不住打岔道，「既然是一顆能言樹，怎麼牠又和

別的樹木完全一樣呢，一定是你沒有這樣的故事，」

「你聽我說下去，以後的話你還沒有聽見，我不許你多嘴，」父親在我的頭上輕輕敲了一下，

我不作聲了，我等着聽他的下面的話，

二

這顆樹站在一條大路旁邊，這條大路通到一個大城市，而且一直通到國王的華麗的宮裏去，這個國度和別的許多國家一樣也是有國王的，而且國王也是住在巍峨莊嚴的宮殿裏面，

這顆樹，牠和別的許多同樣的樹在一起，沒有人注意牠，因為牠跟別的樹完全一樣，牠沒有一點可以使人驚奇的地方，牠只是一顆很平常的樹，

這顆樹是年青的，牠一生就站在這大路旁邊，牠見過不少的人，年老的，年少的，做官的，作工的，讀書的，他們都經過這條大路，還有國王，國王坐在華麗的馬車裏，後面跟着大臣們的車子，前後左右都有不少武裝的衛士保護着，馬是雪白的大馬，車身是金光燦爛的，衛士們的武器射在寒冷的銀光，國王得意的坐在車裏，紅鼻子，斜眼睛，頷下寥寥幾根鬚，百姓們看不見國王的龍顏，他們早被衛士們趕走了，看得見龍顏的就只有道旁的樹木，

然而樹木是不能够說話的，

國王的馬車過去了。大臣們的馬車也過去了。那無數的衛士們也喧嚷地過去了，他們齊聲嚷着「國王萬歲，」他們叫得那麼響亮，那麼純熟，好像他們就是活着來做這事情的，要等到這班人去得遠了，連影子也看不見了時，大路上纔現出來別一類的人，那就是所謂「賤民」了，那些人衣服襤褸，赤脚污手，面容黃瘦，還有許多奇形怪狀的，他們不是手裏提着東西，就是肩上抬着東西，他們常常沉默着，慢慢地走過去，他們的臉上從來沒有露過笑容，這沉默的行列，這憂愁的行列，有時候會被不遠處的馬車聲驚散那時他們就躲在道旁樹林裏面，進了樹林深處，等車馬去遠了時他們纔偷偷走出來，要是他們不躲藏，阻礙了國王或大臣們的車馬的路，那麼他們不是被馬踏死，就會被捉去放在地牢裏面，這一切是被道旁的樹木看見了的，然而樹木不能够說話，

冬天，落了雪，雪落得很大，地上蓋滿了雪，而且凍冰了，早晨刮着風，天剛亮，大路上，就有人影子在晃動，襤褸的衣服滿是傷痕的赤脚，有的槓着鋤鏵有的挑着東西，有的推着和拖着載重的車子，冒着風在大路上走，寒冷使他們不能够沉默，他們不時發出呻吟似的歌聲，下午天氣好起來，國王帶着妃嬪坐在雪車上被一羣衛士擁着馳過了這裏，衛士們諂諛地歡呼着，妃嬪的清脆的笑語跟着國王的嗚叫似的笑聲響了起來，這些是被路旁的樹木看見

了，聽見了的，但是這時候連枯黃的樹葉也早被風吹落了，牠們只是些光禿的樹，

春天，樹木開花了，是晴明暖和的天氣，早晨大路上還充滿了襤褸的衣服和光赤的腳，依舊是憂愁的行列，甚至那醉人的春風，也不能夠使他們發出一句喜悅的話語，他們好像不知道有春天似的，下午國王的華麗的馬車又驕傲地出現了，國王笑容滿面，鼻子更紅，眼珠更斜，鬚鬚也有些灰白了，他的臉上還出了油，他笑着，快活地笑着，笑聲就像老鴉的叫聲，妃嬪們嬌媚地奉承他，大臣們諂諛地伺候他，衛士們恭敬地護衛他，那馬車來來去去地在大路上經過幾次，一直到傍晚，

天黑了大路上也漸漸地回復到了靜寂，這夜晚大路上的確是很靜的，只有一個人的遲緩的腳步聲，單調地響了許久，這是一個青年，他終於疲倦地在一顆樹下面坐了，他把身子靠在樹幹上，他默默地坐在那裏，他仰起頭看天，上面是滿天的星，空氣中瀰漫着樹木的香氣，他却好像感覺不到這個似的。他苦惱地叫道：「我怎麼看不見那些星子。牠們一定都在天空裏，我怎麼看不見牠們的光明，全是黑暗，呵，我記起來了，他們把我的眼睛怎樣了，我如今什麼也看不見了。」他伸手去揉眼睛，他感到一陣痛楚，睫毛眼皮黏在一起，合成了一片，他努力睜開眼睛，但結果只開了一條縫，他依舊什麼也看不見，只是從眼角滴下了兩顆淚珠，他突然把頭埋在手裏，悲聲叫了起來，「我看不見了，看不見了，」他絕望地

哭着，樹木看見了這情形，聽見了這哭聲，然而他們是不能夠說話的，

於是另一個人的脚步聲在靜夜裏響了起來，從遠處漸漸逼近，這是一個女人在走路。來的是一個年青的女子，她年紀很輕，不過十五六歲的光景，他也聽見了那青年的哭聲，被這哭聲引着走了一些路她到處找尋一個人，在黑暗中她看不見那個人在什麼地方，星只給了她一點光亮，她一面走，一面俯下頭四處看，她發出一聲叫喚但聲音很低，別的人聽不見，

那男子依舊絕望的哭着，過後他忽然瘋狂似地哭叫起來，「還我的眼睛，還我的眼睛，」這聲音告訴了個女子他在什麼地方，她終於在一顆樹下把他找着了，他坐在樹下，仰着頭，兩手捧着下頷，好像在凝視天空的星羣，其實他什麼也看不見，一顆顆的淚珠從那微濕了縫隙的眼角滴下來，微風在他那孩子似的面頰上輕輕拂拭着，就好像要把淚痕給掃了去一般似的，

女子的脚步聲使得男子驚疑地掉頭四處看，他看不見什麼，他也不說話，不過用手揉了揉眼睛，拭去了淚痕，

「哥哥，」女子抽泣地叫了一聲，就撲倒下去，坐在他旁邊，抱住他，悲聲央求道，「哥哥 你在這裏，你跟我回去罷，」

男子不答話，只是落着眼淚，他緊緊抱着妹妹的身體，過了半晌纔吐出了一句「你不要

纏着我，」

妹妹不明白哥哥這話的意思，她噙着淚水責問道：「你爲什麼不回家來，我早晨到那邊去，他們說你已經出來了，我又回家等你，也不見你回來，後來有人說看見你在這大路上走，我纔找到這裏來的，」

「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他們用車子把我放到這路上來的。我纔走到這裏來歇歇，」哥哥低聲答道，

「這半個月來你受够苦了，可憐他們把你變成了這樣子，」妹妹望着哥哥的臉憐惜地說，

妹妹央求哥哥回家去，哥哥始終不肯答應，他說話不多，都是簡短的話的，妹妹不明白哥哥的意思，哥哥的心思旁邊那樹木是知道的，但是樹木不能夠說話，微風輕輕吹過，樹木微微地搖頭嘆息，

夜漸漸地深了，大路上忽然響起了腳步聲，是許多人在走路皮鞋的聲音和鐮鏟的聲音響成了一片，有人在叱罵，有人在叫號鞭子響着，許多隻燈籠放射出紅光，不住地向前移動，那一對年青的兄妹顫慄地抱在一起，躲在樹下，屏息着呼吸，連動也不敢動一動，

那一隊人走過他們的面前，一些燈籠的紅光四處晃動，武士們大聲叱罵着，揮動手裏的

皮鞭，向着那一羣戴着腳鐐手銬的年青人的頭上，背上胡亂打下去，跟着皮鞭響起了一陣尖銳的叫號，和幾句憤怒的責罵，武士們不斷地催促那羣年青的囚人快走，那些年青人有的完全是小孩，不過十五六歲的光景，年紀最大的也只有二十左右，他們都有着文弱的孩子的面孔，但已經失了血色，頭髮飄蓬着，被武士們的燈籠的紅光一照，那面孔顯得更加可怕了，衣服是破爛的，赤腳上塗滿了血和泥，年青的疲倦的身軀在皮鞭下面戰抖着，他們很艱難地移動脚步，一個孩子突然跌倒在地上了，他嘴裏還發出低微的呻吟，血從他的臉上，背上，腳上流出來，一些年青的同伴想去攙扶他，但被武士們的皮鞭阻止了，皮鞭在每個青年的頭上，背上猛烈地打擊下來，那個跌在地上的孩子被一個高大的武士用一隻手抓了起來，一隻生毛的拳頭打在那孩子的臉上，接着是一陣辱罵，那孩子被挾着往前面走了，沒有哀求，沒有哭泣，那羣年青的孩子咬着牙齒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她們忽然合唱起一首歌來。這歌是武士們不高興聽的，但是武士們的皮鞭也沒有用，皮鞭下得愈勤，歌聲也愈加響亮，就在這途中有三四個孩子在皮鞭下面死去了，

這一切是被道旁的樹木看見了的，年青的樹就忍不住要想，爲什麼會有這種事情，那些年青的孩子究竟犯了什麼罪，會受着這樣的待遇，但是樹木是不能够說話的，牠們只得沉默着，

年青的孩子們被那羣虎狼似的武士押着慢慢地去子，燈籠的紅光也消失在遠方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呢，那些年老的樹木是知道的，因為牠們中間有的是從別處移植過來的，牠們看見過一個大的堡壘，那裏面就關着無數的孩子，鐵的窗，鐵的門，堡壘後面是一個無底的深淵，每天夜裏總有幾個病得垂死的孩子，被投擲在深淵裏面。每年都有不少的孩子，經過這條路，被押送到那堡壘去，却從沒有看見一個人回來過，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這甚至年老的樹也不知道的，

「哥哥，你看見了沒有」在那一顆年青的樹下妹妹的顫抖的聲音打破了靜寂，

哥哥苦痛地搖着頭，他什麼也看不見，但是那些聲音給他描繪了一些圖畫，剛纔在他面前發生的一切，他的腦筋早已熟習了，他從別人那裏早就知道了這類的事情，然而對着他的妹妹他只是默々地搖頭，

「哥哥，你從今以後都改了罷，你的好心是得不着好報的，你看他們就這樣地對待你們這班人，」妹妹懇切地哀求道，

哥哥猛烈地搖着頭，他不作聲，他心裏好痛苦，

「我怕，我怕他們會把你再抓去，也送到那裏去，我不敢想你有一天也會被押在那一羣年青的孩子中間，」妹妹又說，

哥哥終於忍耐不住開口回答了，「怕也是沒有用的，我既然是那種人，也就該得着那種人的命運，他們要摧殘就讓他們摧殘罷，我的心思是不能夠改變的，」

妹妹還要掙扎般地在央求，但是這也沒有用，妹妹於是哭了，哥哥要她撒下他，一個人回家去，她不肯，她說，「我現在就只有你一個哥哥，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

兄妹兩又抱着哭了一回，哥哥爲什麼哭，妹妹不明白，妹妹的心思哥哥也不大瞭解，「哥哥，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待年青的孩子呢，」妹妹問道，

「年青的孩子都是有罪的，我們都是有罪的，你不知道，從沒有一個孩子跑到宮殿附近去叫過，「國王萬歲，」從沒有一個孩子把一隻腳踏在賤民的頭上，在那些華麗的馬車裏面你找不出一個年青的孩子來，在這國度裏，在這個國王的統治下，年青的孩子都是有罪的，妹妹，你還記得有一次一個白髮的老頭兒被一個大臣府邸裏的武士打得半死了，我們把他弄到家裏來醫治嗎，那就是我的罪，你不記得我們看見一羣武士蠻橫地把一家貧苦的人從他們自己茅屋裏趕出來，我便跑去責罵那些武士嗎，那就是我的罪，我是有罪的，因爲我不相信現在的一切事情都是合理的安排，我們要幫助人，同情人，愛別人，我是有罪的，我的罪是很多的，他們應該懲罰我，」哥哥憤激地說了這許多話，他努力想把眼睛掙開，但沒有

用，他依舊看不見什麼，

「那麼你讓我跟你去罷，我也是有罪的，我也和你一起做過一些這樣的事情，」妹妹忽然勇敢地說，她要跟她的哥哥到任何地方去，但是哥哥想起了一件事情，他阻止他的妹妹，他接連說，「不，不行，你不能跟我去，」

妹妹現在完全不傷心了，她已經揩乾了眼淚，她堅決地說，「我一定要跟你去，在這世界上我就只有你一個哥哥，只有你這一個親人，我不能夠讓你一個人走，你告訴我你要去什麼地方，我跟你去，你可以教導我做一些事情，」

哥哥很感動，他本也願意會有這樣的事情，但是他覺得現在遲了，他不能夠再隱瞞她，他終於苦痛地說了真話。「妹妹，你還看不出來我的眼睛現在有什麼不同嗎，你跟着我有什麼用，我連你的面貌也看不見，」

妹妹發出一個驚恐的叫聲，她捧起他的頭，仔細地看他的眼睛，夜是黑暗的，她看不清什麼，但她平日熟悉的，那對發光的瞳仁是消滅了，那臉上是一片黑暗，他說他連她的面貌也看不見，他們把他的眼睛也奪去了，這真實是多麼殘酷，她憐惜地撫摩着那一雙閉着的眼睛，悲聲喚着「哥哥，」她覺得從他的眼角還沁出淚水，她的心痛着，她把哥哥的頭緊緊地抱在胸前，

「你現在該明白了罷，那麼撇開我，你一個人回家去，我是一個廢人，值不得人憐惜的，」青年的頭在妹妹的懷裏微微顫動，從那口裏還絮絮地吐出這樣的話語，但是做妹妹的已經決定不再聽從他的話了，

妹妹吻着哥哥的眼睛，她的眼淚滴在他的眼睛上面，兩個人的淚水合在一起把那個年青的孩子的臉潤濕了，

「妹妹，放我走，我不能活，我沒有眼睛是不能够活的，做個廢人活着捱日子有什麼意思，那是在浪費生命，你放我走，」哥哥忽然掙脫了妹妹的懷抱，站起來打算就往大路上跑，但他剛剛站起還沒有舉步，就突然倒了下去，他絕望地叫了一聲，身子動一下，臉無意地挨着了樹根，一顆淚珠浸進了樹裏，像受着渴望了許多的雨露似的，這顆樹馬上顫動起來，全個樹都被這一滴淚水所潤濕了，從樹梢感動地發出了「颯颯」的聲音，

妹妹連忙撲到哥哥的身上去，攙扶了哥哥坐起來，她關切地接連詢問，「你怎麼了，傷了沒有，」他並沒有受傷，他的傷痕在心裏，他苦痛地對妹妹說，你回去罷，你不要管我，我已經沒有希望了，」

妹妹偎着哥哥坐在樹下，她現在明白了哥哥的心情，她知道哥哥心上的傷痕，她不曉得應該怎樣撫慰他，哥哥因為疲倦，漸漸地在她的懷裏睡去了，她不敢看他的臉，她想到那過

去的一切，他想到雙親去世以後他們兄妹在一起生活的這幾年的情形，她的心上也裂開了一條傷痕，她把臉壓在樹幹上面，苦痛地伸訴道，「明瞭一切的天上的大神呵，爲什麼事情就應該是這樣安排的，爲什麼這無數的年青的孩子就應該受着這樣殘酷的待遇，這一切都是您所允許了的嗎，」

神沒有回答，只有那顆樹颯々地響起來，牠知道天上是沒有神存在的，但是牠不能說話，牠現在也只能夠發出颯々的聲音，

「萬能的天上的大神呵，請您垂聽我這個小女孩的哀求罷，難道年青的孩子都是有罪的嗎，難道人就只是爲着自己一個人而活着的嗎，難道人就不應該同情別人嗎，難道看見同類的人被打，被辱，被虐待，就不應該出來幫助那個可憐的人嗎，爲什麼會有那許多鐵鎗，那許多皮鞋，那許多地牢，爲什麼她們會把我哥哥的眼睛奪去了，」

神沒有回答，因爲神是不存在的，那顆樹知道這個，牠也同情那個苦苦地哀求着的，青年女子，然而樹木是不能夠說話的，牠只得颯々地響着，

「普照一切的大神呵，所有的人不都是您同樣創造出來的子孫麼，爲什麼一個人就該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爲什麼就該有國王大臣和賤民的分別，爲什麼做國王的就應該坐在馬車裏得意的歡笑，坐賤民的就應該赤腳污手地整天勞苦，爲什麼那些同情別人，

幫助別人，愛別人的年青君子們就該得着鐐銬，皮鞋，地牢，被奪去眼睛，被摧殘到死，

「普照一切天上的大神呵，請您垂聽我這小女孩的哀求罷，告訴我，這一切都是您允許了的嗎，難道這一切都是合理的，而並必需的嗎，……我哥々說，沒有眼睛他就不能夠活了，我沒有哥哥我也不能夠活了，偉大的萬能的神呵，請您的聽我這小個女孩的哀求罷，」

依舊沒有回答，神是聽不見這個小女孩的哀求的。因為天上根本就沒有神，樹木知道這個，牠因了同情和感動而顫抖得更厲害了，牠颯颯地響個不已，牠想給她一個回答，但是樹木是不能夠說話的，

小女孩絕望地哭了，她知道自己是一個值不得神明憐憫的小生物，她的眼前是一片黑暗，她一時沒有了主意，哭得很傷心只顧把眼淚滴在樹幹上，

那顆樹把她的眼淚儘量地吸收了進去，從樹根一直到樹梢，這一次樹梢，樹枝，樹葉，樹幹，樹根全都受了潤澤，好像受到一次魔術似的，她起了一個猛烈的震動，牠的內部似乎有了極大的變動，她覺得自己能夠說話了，

「這一切的安排都是不合理的，在這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沒有差別的，並沒有誰應該受着特殊的待遇，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苦痛上，用鐐銬，皮鞭，地牢等等來維持自己

的幸福，這樣的人是不會長久的，他們終於會失掉幸福，連那二十二層的長生塔也會在一個早晨的工夫完全倒掉，只有年青的孩子的眼纔能夠永遠存在，沒有一件東西能夠毀壞她，去罷，伴着你的哥哥去罷，不要以為你的哥哥就失掉了眼睛，你的眼睛也可以做他的眼睛，他會用你的眼睛去看見一切的，去罷，去幫助別人，同情別人，愛別人，幫助，同情，愛，這是沒有罪內，」

莊嚴的話語，清朗的聲音從樹梢送下來，響澈了全個樹林，把別的樹木都震驚了，牠們很奇怪那顆年青的樹會說起話來，而且說出了那樣的話，

年青女子意外的吃驚了，當那顆樹開始說第一句話的時候，她便仰起頭看上面，上面是樹梢，是天空，是星子，此外就沒有別的東西，她想這一定是神在說話，神在回答她的哀求，她懷着虔誠的心情，傾聽着每一句話，每一句話都像一顆星照亮了她的內部，她的全部的悲哀和恐怖都飛走了，她快活地推動她哥哥的頭，她喚醒他，把這事情和這些話全都告訴了他，

哥哥素來相信妹妹，這事情把他的心情也完全變更了，妹妹攙扶着哥哥，兩個人勇敢地站起來，在樹下停留一會，希望再得着神的指示，但他們再也聽不見什麼話，終於向着大路走了，妹妹的眼睛做了哥哥的眼睛，兩個人緊緊偎倚着，沿着大道慢慢地走遠了，

那顆年青的樹望着這兩個孩子去遠了，牠很高興，牠還想說幾句話，但結果地發出來的只是颯々の聲音，牠以後也只能發出颯々の聲音，至於那說話的能力，牠偶然得了「牠」又偶然地失掉了，

二

父親一口氣講完了這個故事，這一次他連抽煙的事情也忘記了，所以他剛一閉嘴就取出一支煙燃了來抽着，他用力吸了一口，然後大大地吐了一口氣，我眼前全是煙霧，我的眼光透過這煙霧去看父親的臉，營火的光亮很弱，使我看不清楚，不過我有些覺得父親的臉和平時的有些兩樣了，今晚上一定有什麼嚴重的思想壓着他，不然他決不會做出這樣的嚴重的面容，也不會講這個好像沒有完結的故事，自然這故事也使我十分感動，我尤其關心那一對年青的孩子的下落，父親不告訴我，我終於不能忍耐地問了，

「父親，你這故事還沒有完結呢，那哥哥妹妹走了以後又怎樣，又有什麼樣的結局，」
「真是個好奇的孩子，」父親抽了幾口煙，又在我的頭上輕輕敲了一下，責備似地說，
「以後的事我自己也不知道了，等你將來長大了自己去打聽罷，」他這時就立起來，又用力吸了一口煙，把煙蒂擲進了快要熄滅的營火堆裏，他溫和地但略帶點倦地吩咐我，
「孩子，火就要熄了，我們去睡罷，明天早晨早點起來，好去打，」

周圍的空氣突然變得寒冷了，火堆裏只剩了一點餘燼，我打了一個冷噤，我知道父親不會再告訴我什麼事情了，只得也站了起來，我不再說話，只是拉着父親的手，和他一起回到帳篷裏去，

這周圍就只有樺樹的颯々的聲音，我的眼前彷彿出現了兩個孩子的背影，他們從那幾株樺樹中間走出來，兩兄妹緊緊偎倚着慢慢地向前走去，好像我們就在後面跟着他們一般，

幽

靈

三八

康德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印刷
康德八年九月十日發行

現代文藝

幽

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圓二角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編輯兼
發行人

邱曾裕

印刷人

馬崑山

奉天市東關區大東街一段三五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所

義生印刷局

奉天市東關區大東街一段三五號

電話①四一四一號

總發行所

奉天市瀋陽區一德街四段八八號

藝光書店

代售處全國各埠各大書局